



好榜樣與惡榜樣

周越然

榜樣有(一)好的與(二)惡的兩種。這兩種中，還是好的有益于人呢？還是惡的有益于人呀？我們還是見了好榜樣，就會學做好人呢？還是見了惡榜樣，立時避過歹人呀？

我的問題太抽象了。讓我來改寫，改成具體些：
我眼前有一位留學歸國的大學畢業生——由學士而碩士而博士。他攻哲學，非獨精通洋文，就是國學也有根柢。他的品行，又這樣端方；所以凡認識他的人沒有不稱他為學問家，沒有不讚他「少年老成」。他的年歲，不過三十，但他的談話，他的寫作，真能使人佩服——六十歲的老頭子也及不到他。的確，他配做全國青

年的榜樣。然而學他的人並不多。認識他的青年都沒有效學他的志願。

一年以前，我親見一個持手鎗，搶金飾，打死人的強漢。我預料他一定要被捕的，一定要判死罪的。果然，他在月前已經受絞刑而死了。報紙上登載他受刑的新聞那一天，我聽見一位穿西裝的中年人自言自語地批評道，「強橫有什麼用？他到底死了！強橫者死，殺人者亦死。賭害人，賭害人！他好賭。不賭不會搶劫，不搶劫不會殺人。可惜得很！好好的一個小夥子，白白的送了性命。但是殺一警百——倒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繁華（？萬惡？）的上海」。

那一位不知姓名，自言自語的中年人，贊成惡榜樣，不贊成好榜樣。我聽見他的言語，就知道他的意見，與我的意見，完全一致。那就是說：好榜樣不易感人，惡榜樣最易感人。見了好榜樣，我們不一定學。見了惡榜樣，我們一定會避。效學好榜樣，固然可成好人；但逃避惡榜樣，也能不做壞人。國家嚴辦犯法者，志不在感化罪人，而在警告常人。下面是我的白話「新」體詩：

「孩兒們，看呀！
看那邊路旁的乞丐！
他穿的是破衣。
他吃的是冷飯。
除了一棒一籃外，
他一無所有。
這都是小小不努力，濫用錢的結果。
孩兒們，他是荒唐的代表。
孩兒們，要勤儉，要學勤儉。」
我的新詩太不行了；恐怕路易士諸君見了非大笑不可。還是讓我來一首「不三不四」的舊詩罷，如下：
倘然要習上，
取法乎「良匠」。
榜樣滿天下，
或模（動向）或力抗。
「模」是模仿，「抗」是逃避。（因為平仄聲和押韻的關係，我用這兩個字。）

係，我用這兩個字。）我善于逃避惡榜樣，不善于模仿好榜樣。半部論語，就能治天下。我的國學根基固然不堅，但幼時也讀過四書，又讀過一經一傳（毛詩與左傳）。為什麼常常傷風咳嗽，常常腰酸背痛，連「身」部「治」不好呢？因為我不善學效好榜樣的緣故，因為我不能以聖賢為模範的緣故。

惡榜樣，我倒能夠力抗。數月之前，家中出了一件小事情。內子用電話通知我之後，我氣極了；馬上回家，滿擬把兒女們大罵一番，大大地教訓他們一番。在電車中，有兩個乘客高聲大鬧。他們是寧波人，一個是妻，一個是夫。妻說道，「你不做正事，同女人開旅館，推說到外埠去。今天被我

找到了」。夫答道，「不關你的事。我不好玩麼？」妻道，「這還是玩？那隻貨色（指女人）是你的表妹，又不是姨子。玩表妹，你真是好人！我是你的結髮，好不管麼？」夫道，「回家去講！何必在此大鬧。大家都笑，你見麼？」妻道，「我不怕別人笑。我要你去臉」……

聽了這個「演講」之後，我的怒氣倒全消了。我回到家中，心平氣和地同兒女們講了幾句話，問了幾個問題，大家都笑嘻嘻地很歡喜，一點事情也沒有。這不是我逃避。榜樣的實例？這不是惡榜樣反而有益于我的證據麼？沒有他們的高聲大罵，恐怕我回家後倒要高聲大罵了。

樹上的世界

王子

又喝醉了一回。這一回倒真是為烏雀橋邊小酒店裏內藏的卑供熟客的好酒所醉的。喝時不想求醉，也以爲不會醉得那樣容易，也很清楚的走出酒店，把女人扶到家裏；再從家裏走到園門外那埭起，纔發了出來。據說我這樣說：別人都醉

以有的，那實在是一種吃苦吧？其並不可愛跟伴醉裝苦，借酒澆愁一樣。像無法不死那樣無法不醉，一如將軍難免陣上亡，酒徒難免醉，豈不也是極其自然，不必置可否的事？

醉相不免是客觀的難看，但也是不知究竟該叫做清還該叫做渾的客觀。紳士淑女，本來不是吃酒的人，說得不客氣一點，是不與可言酒的，甚至不可與言人生的。

並不因為自己醉了，爲醉辯護，而且我是很難得醉的，醉了我也終能一路回家，至多把百元票當十元的送給車夫，直到跌進大門纔或嘔或吐，或哭或笑。使看見我的醉相的一兩個人，誰在醉中，我還是選擇得很設。而且到酒已醒時再來歌頌醉，再不會是由衷之言，即要說，也說不到好處了。

不過在這一回醉裏，我看到了人們對醉酒的看法對瘋子的看酒一樣，顯得非常害怕，醫院裏的看護小姐不用說，即是全副配掛的武裝者，也一樣爲瘦拳的一棍而奔逃。人到醉時看時，的確成了英雄，而且勝于阿Q，勝于吉訶德，實在世之英雄，都有一點醉或瘋的成分在才上吧？

還有，醉漢也像瘋子一樣，把生死置之度外了，特別想到

死，毀滅一切毀滅自身的情緒提得非常高，後者尤高出前者。一個人對我的觀察是醒時無處不顯得生命力極強，醉了却像完全失去了。這一回，我到夜深時爬上一棵很高的樹，讓身子隨着枝葉在大風中飄蕩。

那時我的確意識到是爲了跌下來纔爬上去的，爲了跌得兇纔爬得高的。一到上面，許是被隔牆樓窗口的人的一聲驚呼，也許是徹骨的寒風一襲，清醒了些，但只是因之失去了立刻自主上跌下去的意識，仍是絕不怕，也絕不想爬下，覺得樹上的世界就是我所一向追求着而一向不知在那里的世界，現在是追求到了，感覺到了，什麼都不再想，我的確毫不緊張，毫不用力支持我的身子，而是化了似的閉起眼睛，快要睡去，在上面死去也是非常自然地接受着的事。

現在想想，說完我要醉了就醉，足見也很可以想完我要死了就死的，腦神經的劇烈的內在的震動，也許會像老翁跌交一樣造成暴卒。

此時再望望庭中那棵大樹，昨夜的那個世界不知還在不在？但是我也憧憬不出那究竟是怎样一個世界，是不是真如我在潛意識中追求着的那個世界了。

命運與報應

張金壽

我會眼見一個人被汽車軋死。這人是個年青的騎了一輛後面帶有鐵架的自行車，彷彿正往什麼地方去取東西，走得十分忙促。不料在一條胡同的出口，被一輛山大街拐向這條胡同的汽車碰上了，他一下被拐入

汽車下，「哎喲」的聲音還沒有喊出來呢，汽車的後輪已從他肩部軋過，「咯吃」一聲，把他結果了性命。

人圍滿了，警察看人圍滿了之後也提了木棍踱來了，汽車早跑掉了，剩下的只有一攤血，一個死人，一輛破碎的自行車。

人們的喧嚷聲紛紛亂亂。
「很可惜，才不過二十多歲！」一個人說。
「真是，他爲什麼聽見汽車來會不躲躲呢？」又一個人說。

「這也是命該如此！」第三個說。

「唉，真是……從先有一個……人……到底也是那麼死了，你說冥冥中有人主宰沒有！」

二個人舉了一個例，證明了一箇王叫人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

「說不定這是報應呢，作了挨汽車軋的缺德事，那早晚一定要挨汽車軋，躲不開的！」第一個人又說。

「看這人很老實呢，不至於作壞事！」另一個人說。

「也許是上輩子沒作好事。要不騎車在馬路上走的人多了，爲什麼單單他叫汽車軋死呢！他與汽車夫大概在上輩子結的仇——這叫因果報應！」

「是的，嘖嘖嘖！」
「是的，嘖嘖嘖！」

大家都對這結論很滿意，嘖嘖幾聲，伸出舌頭舔舔嘴唇，背着手在旁邊看，賞鑒被軋者的姿態，同時研究着這個人究竟在上世作了什麼事。

一會，屍體上蓋了一張破席，說是聽候檢驗了。
報應二字是許多人時常說的話，意思是給遭受不幸的人找出一種遭受不幸的理由。他爲什麼被汽車軋死呢？因爲他作

了被軋死的事情，自然可以被軋死，而且永遠也躲不開被汽車軋死。汽車爲什麼軋他呢？因爲汽車應該軋他，也就是注定了要軋他，這樣說起來，連旁觀的人都心安了，該當軋死的人總不免要被軋死，而且他上一世，一定是個無惡不作的壞人，軋死也是惱人意的，於是這個人不幸的理由找着了，由同情，憐憫也許要變爲解恨。

別的事情也很多是應用這「報應說」來解釋的。你爲什麼不能升官發財呢？因爲你的命運不好，或者前一世你作了什麼不能使此世升官發財的事，所以得報應，至於不會拍馬，不會盜竊公款却不是原因。其餘如你憑空被人陷害，你被匪搶劫……推廣範圍來說，你的所有一切不幸的事情全起因你本身，誰也不能怨，誰也不能恨的。——於是安分守己不敢「胡爲」了。

有這樣見解的人其實倒是不幸的人這一羣，他們贊歎被軋者，賞鑒被軋者，但同時也很機會被軋。只有坐在汽車裏的人才會把「報應說」宣揚出來使人就範，他們本身原是很了然報應是怎回事的。

報應應用到自己身上那才是其妙無窮。自己不上進，眼看

墮落了，便說是祖宗德薄，彷彿不論多麼好的子孫，在這樣祖宗之下，也不會好起來的。被人打了一個耳光，立想到上世的自己原是打他打得更狠的，也就釋然了。

遭到無辜的不幸，總有緣因，這緣因絕不在於報應與命運。對於命運報應的信徒不必詳加解辯，但只過去敲他一記耳光，必須要打得脆脆地，像人

夢和海

于藍

從九龍到香港去的輪渡上，我底朋友們總是會對我讚嘆海底美麗的。望着靜靜地流着的海，我也不由得憧憬起什麼來了。去年的春間，我曾在回覆給河清君的信裏，這樣地寫道：「我要和海暫時告別了，在東京的你，爲了我的原故，可以搭車到橫濱去望一望我們的海嗎？」記得，我和河清君都是以海來象徵我們的永久的友誼的。因此，離開海島的時候，我不禁懷着一種眷戀的感情了。

最近，我翻出了一九三六年的日記。是記載着關於海的。

七月二十五日。晴。到安房北條的時候，已經午后三點鐘了。安頓好了住處以後，傍晚，我們到海邊去散步，海浪使我追憶那些難受的往事。爲此，我有點厭惡海浪了。在夕陽裏，富士山像我的回憶那樣地忽隱忽現。富士山多麼的遙遠呵。

七月二十八日。晴。……海，如果你能帶給人們一種內心的慰藉，那麼我要深深地吻你的鹹嘴唇了。海，你像一個放浪的少女，你不愛書本，也不愛我的詩罷。

三十一日。大清早就給他們

們拍西瓜那麼樣。他如問爲什麼打他，就可用命運論反駁：「這麼多人我爲什麼打你呢？這是一種報應，是你命運裏註定的。」他也許認爲是一種命運了吧，但大半會立刻恍然大悟的。

命運和報應只有一點用處，那就是對於給人不幸的人可以免掉好多報復。僅此而已！

喊醒了。我們昨天晚上吃赤豆湯的時候，早就約定了今天早晨一起去看海的。到海邊，天空滿佈着濃重的白霧，許許多多的小漁船，扯起了風帆，向岸邊駛回來了。我對海悵望着，大量地呼吸着海的早晨的空氣，我在手抄本上，寫下了這樣的一段小詩：

我仍舊浸到了海裏，因爲我太愛它了。

從上面節錄下來，我底關於海的日記上看來，多少使我對於海，又喚引起了一些回憶。

因此，昨晚我夢見了海。

我在很高的山嶺上散步，寬闊的海，濛濛地展開在我底眼前，好像有一種細小的鈴的聲音，在我的耳邊響起來了。我走得很疲乏，於是坐在沒有青苔的岩石上，兩只手撐着下顎，眼睛一直盯着海。這時，我望見一個穿着單薄的紅衣裳的小女孩，徘徊在海邊的沙灘上。我想着：「她爲什麼要一個人走到這地方來呢？」我用兩

只是冷淡，譏笑，或者是惡意的侮弄，沒有一隻手肯伸出來拉我一下……」

「但是你不能想到毀滅你自己呀！」

「先生，我實在不知道什麼是生路，我想，也許這一條路是可以使我安靜地得到一個歸宿了。然而。你……」

「是的，現在我又麻煩着你了。」

「你救我起來了，實在是使我的痛苦更其加深。」她哭了，那哭聲刺痛了我的心，我發抖了。

劃破了你的皮
而你踏起了脚尖
抖一抖身體
把劃破的地方
合攏了
不停息地流着的
海

你望些什麼呵

八月二日。刮起了大風。海，暴怒了。傍晚，在大風中，我們散步到橋那邊去。海好像要衝倒那橋樑似的了。

八月七日。托爾斯泰說：「素直是美底不可缺少的條件。」我覺得海是太素直了。沉悶得很。兩天沒有見到海，我不知道應該以怎樣的心情，走到海邊去見一見它呢。

九日。無論海水怎樣的寒冷

「我問她。」

「我俄得太苦了。」

「不能去找點工作嗎？」

「哪裏是我的路呢？我把可以典質的都典質掉了，把可以出賣的都出賣了。我懇求人家的幫助，可是人家給予我的，

「這不能是你的生路！這是海！這是海呀！」

「我要海！我要在海裏做夢；我要在海裏永久地睡着！」

她強要從船上再跳下海去。

「不要這樣，你應該擊出勇氣來活下去？」

「我不相信像我這樣苦命的祇是我一個人，可是有什麼辦法呢，海是從來不會拒絕我什麼的……」

「然而，你應該明白海的力量，苦命人的道路是奮鬥，應該學習海那樣有勇氣地生活，應該像海一樣地結合起來……」

「我說着，然而氣喘得非非常利害了。我從夢裏醒回來。

我的四週是一片漆黑。我伸出手來摸索着什麼的時候，冰

冷的空氣使我寒慄。在黑暗中，回想着海。於是又想起了香港的海。

從九龍與香港之間往來的輪渡上，當小輪船航行到海的中時，也常會有人跳到海裏去，那時候，小輪船停止了，烏地響着汽笛，水手帶了救生圈，縱跳到海裏去搶救投海的

我模糊了

蕭村

人。瞧着當時的緊張情景，心中時時會忐忑不安起來，飯食都不想下嚥。有時，我竟然會對於海抱着壞的印象，這未免太幼稚了。終尾，我們應該責怪的，總不會是海，也不會是投海的人罷。

海不像人們底夢；海是素直的。

昨夜，今宵，我模糊了。

鬍鬚獨自地蹣跚在一泓清溪的邊緣，鬍鬚我又跌落在一條穢濁的泥溝裏，有一個面帶笑容的青年，和善地扶我起來，我非常感謝他，他就揚長的去

了。我又蹣跚地向前進行，但是，一會兒耳邊聽到嗡嗡的私語聲，掉轉頭來，看不見甚麼，只有兩個蚌蟻，在水面上跳躍，我心裏很氣惱，耳邊又響起了嗤嗤的笑罵聲。

「喂！跌在泥溝裏的就是他！」
「喂，哼！這個豬糞！」

他們都是年青的小伙子，隱在樹林裏，喝酒，狂歡。他們手持長鏟，把地面上掘了多少

泥坑，有殘缺肢體的屍骸，有惡毒的血腥的臭氣，但他們還在喝酒，狂歡。

把我從泥溝裏扶起來的那個青年也在這裡，但這時他却不斷地向我冷笑，我真駭怕，我懷疑，我忿恨，果然，他又和

另一個青年耳語了，他的手指着我，張開了牙齒，眼角上都浮現着神祕的笑容，這是輕薄的猙獰的笑。

我憎恨這個陰險的朋友，以為謀害我的就是他，但是我又狐疑，我不信他是一個壞人，因為把我從泥溝裏扶起來的也正是這個好心人啊！

——既然扶助我，為甚麼背着我又要笑罵我。

既要謀害我，為甚麼當初又好心地扶助我。

人與人之間為甚麼不能赤裸裸地相見呢！

好人，壞人，陰謀，毒害，結果，我越想越忿恨，怒火煎熬着我的心，可是我不敢去查問他，他們手裏都有雪亮的武器，他們所掘的泥坑，還不知

是用來活埋我的抑是他們自己的墳墓。

懷着一個猜不出的謎，一顆忐忑的心，埋頭向前走，踏着崎嶇的小路。天色更是昏暗了，沒有星，沒有月光，四周都是黑黢黢的叢林，走了多遠的下去，還是聽見那些青年在林子裏狂歡，私語，笑罵，啊！漸漸地我迷失了路。

猛然間，我又跌落在一個陷阱裏，這就是他們所掘的泥坑

一個白髮蒼蒼的慈祥的老人，跑來援救我，隱約地我識破他就是前次扶助我的，又笑罵我的那個青年的化身，我拒絕

他的援救，恨恨地瞪了他一眼，這次，他真的惱了，呼嘯一聲，林子裏又跑出若干個老人，這都是那些喝酒，狂歡的衰

老了的青年，他們各執長鏟，重重地把泥土向我身上堆壓，

我想呼救，但喉嚨嘶啞得發不出聲音來，不一會，已被他們埋葬了。我失去知覺，忘了疼痛，忿恨佔有我整個的魂靈，在地底下還聽見上面的人在喝酒，狂歡。

於是我的靈魂又從這噩夢裏

溜回來了。

我睡在床上，驚悸地出着冷汗，說不出的迷離和懊傷，心想，如果我再跌入泥坑裏，有人來救我時，我一定不敢再恨他，而向他微笑了。可惜，我不能再回到這個稔熟的夢裏，我竟悲哀地哭泣起來。

夜已深了，我還是輾轉地不能入夢，我又悔恨昨晚不該多寫幾篇文章，失眠的滋味真是夠苦的。

一輪明月，灑進我的窗簾，無限的幽輝，映在瓷瓶裏的幾枝薔薇上。

薔薇花已經枯萎了，像是一個失去青春的少婦，低垂頸項，獨自地流淚，粉牆上也映着一簇黑黑的影子。

月光模糊了，粉牆上映着的一簇薔薇的黑影也淡去了，我懷着一顆悵惘的心，還是不能回到那個稔熟的夢裏。

神祕的夜去了，現實的白晝又將來了，我更憎恨，我更詛咒。我厭棄黑夜，我也喜愛黑夜，薔薇啊！你說，我幾時才能微笑地入夢。



中國大陸新作戰的真義

村上剛

空氣可說是當時南京的大勢。他們毫不知道英美的狡猾作法，又不想知道。

蔣介石一派的這種對日觀的這種對日觀，領導中國一般民衆，煽動抗日氣勢，遂發生中日事變，這是勿庸贅

展開，決不下正當的判斷。他們對於日本所做的事情，都抱着猜疑心，以為裏面隱藏着其他陰謀。那是說，日本發動所謂對華新政策時，他們便只認爲「日本在大東亞戰爭的立場陷於不利，所以想對中國博取歡心。」所以他們加以惡意的批評，謂：「如果大東亞戰爭歸於日本勝利而結束，預料新政策將再行變更。」極端的說，日本認爲是對的，他們則認爲是不對；日本認爲是不對的，他們則認爲是對的。他們常常考量日本的反面，而想附加裏面的解釋。如此，則他們終究不能接受日本的正確道義。在他們腦筋，與其站在日本的道義上判斷，不如站在英美式的利害上判斷，較爲能瞭解。

我們以這種事實爲前提來觀察一下此次大陸的日軍新攻勢。第一，日本的道義完全表現於作戰方面，這是值得注意的。這對於抗戰病者，不像上述那樣容易的瞭解，也許故意閉着眼睛，然而日軍的道義却活潑地表現於作戰方面，這是應該認識的。具體的說來，請先細讀日軍最高司令官的「佈告」及「告將士書」的文意。佈告謂：「日本軍此次進駐當地目的在於打破英美的犧牲中國，侵犯東亞之傳統野心，扶助中國確立主權，完成自由，並謀中日親善關係之促進實現，而且駐兵之目的全在期待保境安民。民衆之生命財產，及其他一切天賦人權，鄭重保證，且從無徵收稅捐或拉夫徵兵等事，凡區內民衆協力日本

友文

繼河南作戰之後，日軍即沿粵漢線向湖南山野進擊，終於完全制壓了湖南最重要據點長沙和衡陽。此次作戰我們必須重新認識的，其目的就是在掃除在中國的英美勢力。「日本的敵人並不是中國民衆，乃是英美和爲其魔手所嗾使的一部份人。」這是日政府屢次反復強調的；然而重慶統治下的人自不待言，即和平地區的一部份人，也不容易信用日本所說的。他們站在日本征服中國，奴隸中國人的觀點上，毫無企圖脫離這種對日觀，而注視日本的一舉一動。所以日本在中國要實行的及現在實行中的諸政策，在中國人都曲解爲侵略中國的政。換句話說，日軍的作戰他們都認爲是文。侵略，經濟侵略，政治侵略，而沒有一個不冠以侵略的文字。而且他們這種對日觀的固執，極爲強固。爲什麼呢？我試將這點加以解剖。

滿洲事變以來，無論在華北和華中，都屢次發生刺激中日雙方的不祥事件。

我那時住在南京，當時南京政府要人對日本的見解，也大體可以察知出來。如舉出當時南京政府要人的談話，便約略可以知道今日對日抗戰派的意向。蔣介石論述華北問題時，謂：「華北與滿洲不同，是中國的血肉。因此華北被侵犯，即等於中國的滅亡。」又謂：「中國一旦發動抗戰，則絕對不要中途妥協，中途妥協是中國的屈服。」這是蔣介石在國民黨大會演說，而對國民公約的。又當時的外交部長張羣，曾批評日本對華政策，謂：「日本對中國的作法，恰如被請吸烟時，不但烟，連烟盒也被取去。這種舉動是蹂躪中國的面子的作法。英美的作法並不如此，烟盒是仍然留着，完全顧及中國面子。」這是我直接由張羣聽到的話。

從這兩人的話來着，日本的作法，是不顧及中國的面子，任意侵略中國的。所以發動抗戰，並且既然發動，則排斥中途的妥協，而要抗戰到底的。這種

軍提供物資或勞力，一律付給充分酬報。日軍又尊重鄉村習慣，協助民衆實施自治制度，但日軍截至治安確定時止暫施軍政。日軍並承認駐兵區內現行鈔幣及中央儲備券同時流通。『告將士書』中：「不准危害中國民衆或加以暴行，不准燒壞民房，不准掠取農產物；除非有公事，不准亂入百姓家，又不准搶掠或破壞家具；凡購買中國人物品，必須付給代價，不准拉夫；發現有害於日軍行動時，除直接實行敵對行為者外，應向長官請示，不得任意處斷」。這兩者，不但對中國人，並向對日本作戰之渝軍，也先以身作則表示道義日本的神髓，都是何大陸新攻勢的真意激底。事實上，日軍的軍紀是極爲嚴正的，進軍的將士都不亂入人家，而宿在戶外，又爲公事使用的桌凳，出發臨時時，都全部交還原主，不准一件東西遺失。有一兵隊在進軍的途上，時常看見菜園裏有黃瓜成熟，採下充饑，但爲部隊聞知，會爲隊長嚴加責斥。這不過是其一例而已，但由此可知日軍軍紀的嚴肅。

這裏特別欲強調的，抗戰派對於這種事實，不知作何觀察？他們認爲日軍現正侵略中國大陸，如上連日軍司令官的二個佈告中所明白的記載，日軍的敵人是英美及爲他門所嗾使的走狗，這一點是應該認識的。英美既然在中國大陸設置基地，企圖反攻日本，則日軍始終要予以擊破，那是當然的事。如果英美的勢力被掃除，與他們結合的敵性勢力喪失，則日軍就沒有進攻的必要，也沒有駐兵的必要。這在規定中日新關係的同盟條約中，也有明白的表示。

這樣看來，「日本侵略中國」的惡意反宣傳，就喪失其根據了。特別是對於瞭解這次新作戰的真意及現實的實情者，當明白認識抗戰的無意義。前日申報社長陳彬龢氏會謂：「日本軍此次進攻作戰就是開始粉碎了反軸心國在歐亞兩洲同時進行反攻的戰略，不僅阻止敵人進攻日本本土的行動，而且也給予歐洲軸心國極大的協力。敵美太平洋艦隊司令官尼米資，一向主張利用中國大陸以進攻日本本土，現在中國大陸的戰略主動權已完全操在日軍之手，由於洛陽長沙衡陽的佔領，更使從華南至華北的中國戰場大動脈，全爲日軍所掌握，尼米資利用中國大陸的計劃已完全破裂。同時，敵美西南太平洋司令官麥克沃塞所進行的跳島作戰，由新幾內亞婆羅洲菲律賓賓而至華南的戰略，亦由此次中國戰場情勢之劇烈變化而在側面受到嚴重的威脅。」

重慶統治下的人民，以至全部中國人民，因而不相信蔣介石的力量，對於以往重慶揚言反攻，確是虛張聲勢，從此得到一個有力的反證，所謂英美援華，完全是口惠而實不至的騙局，離間中日和平的謀略，從此根本失去一般人民的信仰，重慶政權中間反對拖戰及擊滅英美的勢力，今後必趨抬頭，磨擦益力，如此英美利用中國大陸攻擊日本的企圖，從此粉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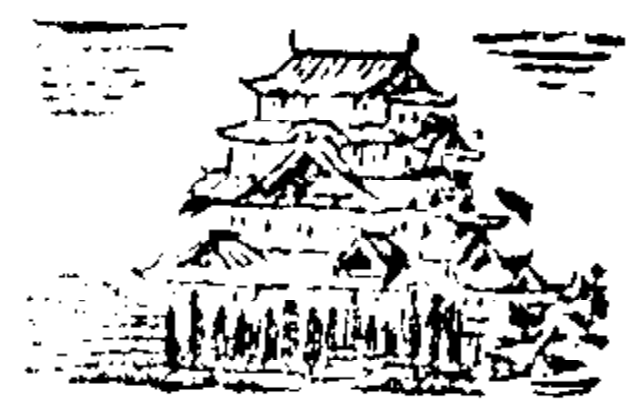
所以從大東亞戰局觀察，這次戰役的成就，無異爲未來決戰奠定最後勝利的基礎。由此看來，日軍在中國大陸的新作戰的主要目的，在於阻止英美完成大陸要塞，以侵略東亞的野心，並擊碎他們不逞的企圖，日軍並不是以中國及中國人爲敵。並特別希望在這個機會瞭解中日兩國相提攜以建設新東亞的日本真意。我對於與日本之敵英美結合，始終繼續抗日的抗戰份子，特別希望其自覺。兩國站在東亞的自覺上，兩國的合作才有可能。（筆者係每日新聞上海支局長兼文友社主幹。）（東山譯）

振華

振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一六〇〇番

上海黃浦大樓二〇六號



好人政治

何海鳴

近來，以著筆不易，已不大寫政論了。

前曾為本刊寫過一兩篇應景的文字，提到和平建國與興華保亞的大業，應由國民全體一致去趨赴，以完成這辛亥到現在國民革命的一貫的本旨，所以特別主張應重行起信。繼又言今後的政治的改善與進展，完成一國家一民族總戰力的集結，以貢獻到大東亞共榮圈，共担負起改造世界的偉大使命，當尤須先取得全體國民的信賴。然而，對於建國發生信心，固在全體國民的起信；而全體國民如何真能得到普遍與真正的信賴，卻仍在政治所表現的如何。

這裏，想不出另一個更時新的政治上的名詞，只得仍從古文化的舊書本上，引用個孟子在政治上所主張賢人政治。如說得更通俗一點，毋寧即叫它做好人政治。

如再在孟子書上加以闡說，這好人政治，便也即是近代政治學術語上所謂的人治主義，本為已往的法治主義所不取。不過，法治論上的舊民主主義，現今已是衰敗腐朽得不堪適用了；我們更尚未決定正式憲法與實施憲政，似更無有法治的成規。今一躍而實行全體主義，以一黨而面對全體國民負責治上的責任，并以最後吸納得舉國一體以凝合為一，才算得是新國家政治機構的最大的健全，則所謂樹立中心，取得全體國民的傾向與信仰的，自還是不免於人治。

這人治主義，在孟子書中發揮得最透澈，實也即是儒家的中心思想，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王道相傳，道統一貫，馴至於後世歷朝，偶有一度政治明朗的時期，縱王道是尚未完全實現，至少也還是表現出了這一點點好人政治的特色，才能獲致一時期的小康，與那些厭亂思治的人民的歌頌。說穿來，還是那「人存政舉，人亡政息」，與「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的老

套。祇是孟子坐在那最紛亂的戰國時期，最痛心於人民疾苦，已到極處，而各國諸侯仍不能用賢人，施仁政，以救世救民，致令孔子所提倡的儒道，終不能得行，亦不能見用，人民便只好生長在水深火熱之中，賢人與好人等也永沈淪於顛沛流離救死不暇之境，事與願違，亂何底止？就憤激得常常警告著人君說：「天下不是你們的私產，「民為邦本」，「君為輕」，「得其民斯得天下」，如不能看清人民的好惡，抹殺一般人民公論上所發生出來的力量，用人不當，舉措不宜，便得不到人民的信仰與愛戴，成爲「撫我者后，虐我者仇」，又焉能逃得過「十手所指，十目所視」，人民共棄，歸於敗亡的定律？

但這好人政法又究該怎樣樹立以博民心呢？孟子一言以蔽之：「惟仁者宜居高位」，不但用賢任能，需要的是賢明之人，并還須有具足最高道德的仁人。這仁人，用今語譯出來，寫作好人，是再恰當不過了。攷之字義，仁是「親也」，有仁德便爲人所共樂親，他也對人是特加親愛。故二人相對爲仁，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亦謂仁爲人心，能行仁恩者方爲人，也即人之所以爲心。古文仁并篆作千心，言其爲千心之所樂向。故仁人能愛人，仁人當政即多行仁恩之政，孟子更喜以仁義並稱，施恩及物，裁斷合宜，兼而有之，自然就是「一個好人」。

如此說來，好人政治，也就是多用惠人，使之主位，使人當政。自古以來，凡好人如不得時，在野在下的必羣相嗟

道：「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人民也羣相失望了！不過，這舉國中誰才是真正的好人？又好人的標準在那裏？這又似很難指說。粗略內說起，凡能專於讀聖賢書與勤於治學的儒人，以仁義爲本，總不失爲好人吧！在字義上，禮記正義：「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孔子尚王道，發揮爲儒道，乃更爲人世所需。故儒人莫不「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充分具有救世救民之志，并不虛僞說他沒有政治慾。如孟子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可見儒人也需生活，并不甘窮困以死，更不忍見儒道的終不得行。但到了緊要關頭，如估量着取之非義，則立即猛醒不幹。「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弗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勿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是本爲人性善的證據，而儒人更見得到，與把持得牢，既然持之以義，則大仁即是大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行其心之所安，理之所是，迄弗能改。充其極到生死關頭，也還可殺身以成仁，捨死以赴義，保存天地乾坤間的正氣，以永作人類的良範，得精神上的戰勝！

不要單看孔子那樣周游列國，似惶惶於求用，然困於陳蔡間，曾子替夫子掏出了心裏的話：「道之不修，吾之恥也；道之修矣，而不得用，國之恥也。」

這于夫子何辱？便甘心回到洙泗去講學，以啓迪後世了。孟子更說得有骨氣：「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勿行也，則去之。」君子作官，固是學而優則仕，卻并不可有絲毫苟且與將就。如不能行其道，反違其志，也自甘老死牖下，不可同流合污，媚世悅俗，致成一畸零之人！所以，儒人縱不敢謂盡是好人，卻究竟讀過一些古儒書，熏染得一些古道德文化，于治學上有些樸實表現，其居官或臨事，總必多少有點仁心，明白大義，顧全大體，不致如無賴小人悍然不恤的拼命拆爛污吧？

故根據這一點，要用好人，多從治學有成績的儒人裏面去揀，庶乎可矣！其次，我還要補充一點，即是團結一切已往有政治力的名人，與勿忘優遇一般老成。這在近代戰時國家，養成總戰力，集結全國所有的各方面政治力，本也該這樣做。尤以國有老成，乃典型所繫，按諸詩經大雅：「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其老成人係指古伊伊陟臣扈之屬，詩旨謂今時雖無年老成德之人，若伊尹等，猶尙有先王常事故法，可案而用之；則老而有成德者，雖未必盡如伊尹，而成德具在，究亦有各時代的老成人，仍應尊以元老，理宜有相當的優禮的待遇，以期垂範示則，或竟位爲重臣，商決一國的大計，作砥柱于中流。

高，乃爲多事。不過在戰時言，一般業務，自須青年強壯者方克勝任，老人僅能服較輕的勞役。但在特殊情形，老而有成德，或于國家建立有何功勳，于社會事業有何成績，及累積有相當的聲譽，資歷，與地位者，久成爲各界各業或各種專門學術上的耆宿，得國人的矜式與景仰，是亦即古之老成，乃一國家一民族的元氣所鍾，究仍當視若中心重力，足以擔當一國的大事。如今諸文明國高級的政務官，大都爲六十左右，與七八十歲的元老，全國資爲師表，并深信其老成持重之能謀國。即專以軍界言，各交戰國當大將的，有幾個是年輕小伙子？是名將大多由多年的寶貴資歷經驗心血動勞之所積成，才能負茲重望，擔茲重任。如德國在西歐戰線上的龍德希特狄元帥，今年已達七十四歲高齡，誰敢說他老邁無用？

雖說老成是否即盡是好人？又似乎是另一問題。但大致的說一說，一個久經事故立有功勳著有勞績并積有學識經驗地位聲望的老成人，獲有今日，尙不爲時世所淘汰，大眾所遺忘，要也不是容易。則其看破一切浮華，多少明白一些義理，淡泊自持，謹慎自愛，顧全大局，謹慎大體，當也不致亂撞，貪污得太不成話。固然老悖老變，老而益貪，以及老邁昏庸，也未始沒有；惟老成是以有成德者爲限，在其成德之尙能隨時表現，爲一般國人所了解認識，則大多數口碑所在，觀感所生，敬重所及，要也算大致靠得住不會壞到那裏去，并還會自加小心顧惜着不敢賚事。或者又說：

有些最會虛偽的老滑，又怎麼樣分辨？其實那也是更例外，周公恐懼流言，王莽謙恭下士，在那一時，所表現總還算是好的，以後如何？固誰也不敢寫包票。如是非難判，蓋棺也不易有定論，則虛偽愈工愈大的，要又爲雄才世略的大奸大惡，由時勢造成，乃如治世的能臣，亂世的奸雄，國家氣運使然，也又非尋常可禁制可抑止的了！

倒是如何善用老成，還得費一點研討。我也知道現時的戰時政治體制，應極其簡素化，并且大事皆決於中心樞軸，絕不能盡找些老頭子或好人來，逐一給他個特任部長的椅子坐坐，或每天的相當優禮着，不斷的盡找來使參與大計，出席會議，反弄成了築室道謀，又犯了舊民主政治議會制度高談闊論爭吵不休誤事耗時的老毛病。但也未嘗不有全國人才精誠團結各得所安各如其份的好辦法，如盟邦日本就有個好例子。大政翼贊會幾經強化，網羅全國各方面中堅人才，已鮮遺珠，達成舉國一致之實，決沒有舊民主政治下黨同伐異各派紛紜的異象。其屬於特殊的，如重臣方面，及曾任前內閣總理大臣者，今東條首相於日理萬機之餘，猶間月招請諸重臣聚餐懇談，隨時報告重要的時局與方策。外務省也常延外交界元老名宿及曾任大使公使著有聲譽者，於懇談外，并作諮詢，或聘爲顧問，襄辦一切。其他各省，亦多仿行，博采周咨，凡民間的有識者，均有機會得參與要政的進行，及重要意見的提供，俾藉以上情下宣，下情上達，毫無朝野的間隔。又如陸海軍各大將中將，縱已免現役者，以及諸高級官吏退休或候用者，也多各如其地位身分，在與亞各團體中，担任總裁會長等領導之職，或隨時派遣爲出外使節，與南洋等地司政官，以原官親任官或兼任官待遇，隱寓調劑體念之意，總期野無棄材，人人均就其資格地位，胥有獻身奉公盡忠報國努力建設的機會，其愛惜國家人才，保全國家元氣，其用意是何等的周摯。

須知，國家培養一個人才，由少到老，成了個老成典型，那是不容易的，也是始終應屬於國家而當加以愛護的。斷不能說有一個簡素化，把百事集中於幾位兼職的賢能就足夠了，其餘便如秦人坐視越人的肥瘠，把他們凍結起來，如列在什麼黑册一般，老死不相聞問，任其休退，也等於對國家人才作慢性的與無形的摧殘了。

我更感覺得，現時在野的耆宿與好人，也很難說。屢經變故，一切失了常規，必有缺派，文武各職退休，尤沒有原資格註定的養老年金，革命的舊人更是走頭無路，辛亥至今，爲時并不甚久，卻已死散逃亡得以聽不見還剩下幾個人能僥倖生活着，偶或苟延殘喘，養全性命，又能到那家豪門去討嗟來食！當此生活日高，普通人非爲商販勞工不能活，偏又稍顧體面，稍具人心，或缺乏擠的能力，終不便去跑什麼單幫生意，那就甘到陋巷讀書治學也幹不成！國事如此，東亞大局如此，人人總須各盡其用，各致其力，才足以興大業與策衆志，何可使一些老成與好人，坐爲廢料以終，靡折而逝，於國家是甚大的損失。且大多數國民，萬一於此連是非都沒有信賴，那還更有什麼可信賴的？更怎能躋於舉國一體同心協力的地步？因而作此好人政治論，只說些空泛的理念，擲筆三歎，也顧不得知我與罪我，但自信於心無他，仍是本於天下爲公之旨的爲了國家與民族！

侵歐作戰的戰略論點

錢今葛

文

友

成爲世界決戰關鍵所繫的英美侵歐之戰，自北法登陸以來，正如瑞典一斯篤克霍爾摩日報一所謂預測，其首一重要的決戰階段將不出在三週中閉幕。顯然所謂首一重要的決戰階段，從軍事觀點上說，乃是在謀登陸基地之完成。照英美當初發動登陸戰的時候所採一般戰略來分析，毫無疑義地他們是對着法國兩大海港——勒哈佛與瑟堡做目標的。所以在六月五日至六日的深夜，英美兩軍遂以維爾河爲界，前者向西後者向東，各自企圖擷取這兩大海港之一。可是我們知道，德軍雖在東綫作戰歷時三年，但以國力的充實猶不難繼續集中兵力對英美的登陸展開強烈的反擊戰，是以英美如欲完成此首一階段的戰果，勢必重視時間因素，在德軍未得反攻之前即迅速完成其戰略態勢。故登陸戰一經開始，英美即以許多地方作其空輸部隊與降落傘部隊的着陸目標，例如在維爾河口向巴爾佛勒、拉古勃，聖伐斯脫，加朗坦等處襲擊；在奧爾與賽約河口向阿洛曼希，剛城以及特洛維爾等處襲擊，然而事後由於剛城德軍的堅拒，不僅予英軍進窺勒哈佛與盧昂之企圖以根本的打擊，且亦使其得以從容增援在一週之後

即展開反攻轉變柯當坦半島的惡化局勢。瑟堡雖以美軍白萊德萊中將猛烈的進撲終於六月二十五日失陷，但在剛城至聖羅一帶聯結成的坦克會戰，却已十分地表現出德軍反擊的順利局勢。如果美軍在柯當坦半島的作戰，今日已因魁納維爾，蒙德堡，蘇維爾，白烈也戈別克諸據點的聯結遮斷了瑟堡與後方的交通而繼續肅清四週頑抗的德軍，使其最初一週中據有加朗坦發生了重大的意義，那末德軍此時以剛城與聖羅作爲二大反擊的據點，豈非有把美軍在柯當坦的此項收獲完全擲諸泡影的可能呢？甚且美軍爲了急於進攻瑟堡，不惜將聖羅方面的兵力後撤，便可知德美二軍的決戰其前途正未可逆料。

這一次的英美登陸作戰，其實本就是一个極爲困難與複雜的戰鬥。因了德軍在法國南北中三部皆駐有重兵之故，當戰役揭幕之初一般戰略家即莫不異口同聲辯明有異於一年前從義南登陸的性格。蓋在一年之前，德軍由於都尼斯撤軍後的新局勢，義大利既墮入於英美政治的陰謀網中，乃在英美登陸戰中無論於西西里或南義皆未遇有堅強的抵抗。直至德軍在穩定北義進軍羅馬澈底撲滅了

義大利的反動政權，其登陸的英美兩軍逐漸顯其蝸步的跡象。然則本年的北法登陸，其情勢却完全不同。第一，所謂第二戰綫的開闢久已甚囂塵上，德國既在一年前布成了大西洋圍牆，其守軍更在倫德希台特元帥統率之下密切注意敵人的進攻。第二，法國自敗戰言和之後，已經只具有消極的國力，故在單純的德軍保衛之下反而無類似義大利的混沌局勢，第三，因了距德京柏林空間約縮短爲四百公里；德軍決不能以西綫戰事之開闢等閒視之，不必是希特勒元首的口舌也知道這是決定德國命運之決戰，自須以全力抗拒，我們觀於德國之優秀戰略家羅美爾元帥出爲西綫監軍便可知其重視之一斑。第四，德國本土自連遭英空軍轟炸之後，其軍需的生產早採取分散方式，尤其北法的重工業今已不讓魯爾區域，德國戰略家如知現代決戰之有恃乎一國軍備力的完善無缺，當不能輕易放棄北法土地。然而這些情形既極爲明顯，英美爲什麼終於選定了這塊地方來展開其作戰艱難的登陸嘗試呢？

關於這一點，我們如果單說這是被迫於史太林的要求，或者一如英美聯軍所發侵歐文告所說乃是德黑蘭會議的既定戰略，那末這也有錯誤的危險。我們不敢說一句，在歐洲戰事結束之前英美蘇的合作是不會成問題的，所以西綫的開闢在英美看起來雖然也是一年前義大利政變失敗後的必然結果。因了德軍的迅速行動以及墨索里尼的再起，不僅挽救了軸心同盟的厄運，且亦整個使英美的侵義敗德計劃達到破裂，此即羅馬城終於被保持於德軍手掌歷一年之後的理山，尤其我們須知在此次北法登陸之前，英美首先轉變義南蝸步的戰鬥，在羅馬的失陷事實中他們已錯估了德軍的戰鬥力，因此以剛城及聖羅爲據點的坦克會戰，我們深信乃是爲英美初料所不及。何況英美爲了要突破德國的心臟，最佳的路綫本來是可以擇定在挪威與丹麥之間登陸的；可是那裏雖有冰島與蕭特倫島爲接應，德軍在波羅的海的戰略優勢一日未除，英美在北歐的冒險却是容易失敗的。職此之故，北法登陸早爲地理環境所決定，是英美侵歐戰役中不能避免的步驟，因而英美爲了作這樣的準備也費去了一兩年的苦心。再進一步說，英美在解決歐戰之前，其大陸的佔有得以與蘇聯作均衡的戰後和平維持的資本者，祇是義大利也是不夠的。然而要進佔法國，英美鑒於過去蒂埃浦的失敗，今次突然選定河口交橫的海灣，其有助於登陸的侵攻戰也不問可知。

我們現在不必逐一指出英美對登陸戰所作陸海空三軍的準備，却必須重視此次登陸戰中空軍的主要任務。早在本年初英美從納吐諾（義境）登陸戰中，當那個時候，英美會用九百架驅逐機滿佈在空中掩護登陸部隊的完成任務，即已形成了所謂「空中屏障」的新戰術。迨後於本年四月蘇軍進攻克里米時，也同樣地使用相似的戰術，可是登陸的攻擊部隊還是由海面的特殊登陸艇運輸上陸，此次却完全不同了。「空中屏障」的掩護登陸，已變化出一種最現代的

登陸作戰，空中運輸已代替了海艇的運輸，乃在攻擊的意味上更增進其速度。此種新的戰術，當然以取得制空的絕對優勢為條件，所以英美未展開登陸作戰以前，首對德軍在德奧法波的飛機製造工廠以及在法比荷各地的飛機連續加以猛烈轟炸使其破壞無遺。因此在英美登陸之時，據稱英美較德方的飛機多至五倍，以致在英美開始呼應戰艦巨砲對大西洋圍牆的防禦工事與海防部隊加以無情轟炸時，德機皆隱忍未起抗拒。經過了這樣破壞作之後，於是一面以降落傘部隊突襲德軍之後方，其最遠者竟達離海岸二十公里之地；一面則另以空中挺進部隊以滑翔機裝載直接著陸進攻德軍堡壘，且此項滑翔機最大尚能載運士兵五十人與坦克一輛。是以最後從登陸舟艇上陸時，此項空挺隊與傘兵之任務業已完成，遂得減少其犧牲至最少限度。

此外，我們更要注意英美此次不僅在其首次登陸中以空軍為作戰的主力，即於事後的增援與運輸必要物資之時亦大都仰賴空軍。海軍在此次登陸戰中，顯然已降為次要地位。惟在最初作戰時，英空軍基地猶遠離其攻擊場所，不免對其行動受有若干之限制，但自諾曼第戰區日漸擴展，英空軍自利用大陸之基地，是以今後與德軍決戰的價值上我們也可以見到它的重要了。

純粹依據戰略的觀點來說，英美此次的侵歐作戰將在完成其首一獲取登陸基地的階段外，更須達成其次二個階段：即繼續擴大其基地與本格的登陸進攻是。我們如據上述來作證，當知今後

空軍對決戰影響也只有按日增加。不過在兵站基地拓展的企圖中有一點須加注意，即在覓取登陸基地時固猶能以戰艦之巨砲與空中轟炸相呼應，對地上德方的防禦力事先加以破滅；可是到了這個一次階段英美進軍隊既已脫離了戰艦大砲的射程，壓倒的空軍優勢雖能予以重大的影響，但在攻擊力中却已非佔有主要的地位。不用說，在大陸性的戰事上無論攻防的任何一方，都不得不依賴以坦克為主戰步兩軍為副的作戰。因之空軍的主要任務，遂不得不降為輔助作用；至於到了本格的登陸階段，則此項性格勝更為顯著。這便是德軍在轉取反攻之後集中坦克於剛城至聖羅戰綫的理由，現在這個初期的坦克會戰的結果已顯出它的成功，所以英美兩軍尤其英軍此時的前進遂遭頓挫。縱使瑟堡失守，英美進入於作戰的次一階段，雖然猶能靠其空軍之優勢拓展兵站基地於旁的地區，或北向法比邊區伸展，或南向廷其攻勢於白萊頓尼，但欲進一步擴充其兵站基地於內陸，恐尚非易事。我們如對剛城防禦戰成功的事實加以檢討，自可據為確信。然而英美的侵歐作戰荷僅能完成其登陸基地，試問在整個戰略上言果復內有何種意義？

這樣的論據可以說明英美侵歐作戰，單靠其大規模的登陸企圖是沒有用的。他們必須對下列兩個途徑擇取其一：如無法由大規模的登陸運動轉化為大規模的大陸陣地戰，則必須以此為登陸戰西的「戰略進辭」，在某種時機成熟後展開北歐登陸的一幕。對於前者，英美

的步驟不出隨柯當坦半島的佔領逐漸將戰區南移，由古當斯、格朗維爾至白萊頓尼，於是在必要時由法南登陸，結成本格的法國戰綫。這樣當然因其空軍的活躍，是比較能達到登陸之目的。可是他們到處將遭及德軍的堅拒也是無疑的。我們如觀於最近英美聯軍在義大利向北推進的速率，以及進佔愛爾巴島的事實，也不難看到這個法國戰綫在某種時機有演成聯合的歐戰戰綫的可能。不過這樣的戰略，最為蘇聯所不喜，因為在克里姆林宮主人的眼中看來，這樣的傾向是易於使英美緩靖派抬頭。他不僅看到梵的固有些寒心，甚至不為人注意的巴斯爾（在瑞士）因為存在着國際清算銀行可使街財接近歐陸的支配者的事實，他也不能十分地放心。所以在西歐戰事勃發，蘇方的言論大都認為這個登陸戰在規模上雖屬空前，但決非最後的行動。由於蘇軍迅速進窺芬蘭，今且轉而在德蘇戰爭三週年紀念日開始向波羅的海岸及白俄羅斯進攻，便可知其爭奪里加乃為肅清芬蘭灣之繼續，而自明斯克向東普魯士相逼，其壓迫英美開北歐戰綫的野心更瞭如指掌。

從戰略的論點上檢討此次英美的侵歐作戰，誠如蘇聯方面的觀測，比法登陸戰，猶非主要的軍事行動。英美在進入於第二期作戰的階段，何處將為其兵站基地之擴大，還是另找新的登陸基地，這個未來的戰鬥自然對於歐洲的命運將尤其為宿命的。以此時的局勢而言，德軍在剛城與聖羅間展開的激戰既使英美登陸軍行動限於柯當坦半島，其進一步向左

右兩翼伸展固亦非必無之事。儘管美軍有向南拓展的企圖，但英軍被阻於剛城戰事而無法自鮑加舍方面突進，豈容有所忽視。無論如何美軍在奪得瑟堡後的次一行動，要不出擴展兵站基地之範圍，至云以攻取巴黎為目標的戰略，恐尚將有待乎英軍以蒂萊進佔而解決剛城危勢之後。此時英美是否已選定了自北歐進擊德國本部的戰略，我們尚不能驟加確斷。因為在攻取巴黎之前，他們應先決定是否將配以統合法義戰場的行動，果而在這個場合巴爾幹的登陸戰恐亦所不免。然而為了蘇聯緊迫英美的速闢北歐戰綫，其焦急之情緒實不讓於昔之催促第二戰綫，此中真正關鍵還是一貫地懼怕英美對德戰爭有先行獲取政治解決的可能。因為此時的德國決非一九一八年的德國可比，它在實際上已掩有除俄境以外的歐洲全部。如果上次世界大戰德國失敗的主因是在於經濟，那末這一層失敗因素在德國的今日是沒有的。即以英美方面材料來作證的話，譬如去年一月所出版的「聯邦儲備公報」就核計英國戰時的每年民需已較諸戰前減少百分之十五至二十，而德國則與戰前相等；再如英國的國債已較戰前增加二倍，德國則並沒有增加。那個情況實在足以使英美吃驚的，所以從去年冬天起即加重對歐陸各地的轟炸，尤其對德國的生產重心破壞不遺餘力。然而英美沒有知道德國今日的國力所寄，不是全在此種物質的成功，從而由登陸戰開始的進軍行動也得不到歐洲任何地區居民的擁護，故以上述諸項戰略而言其作戰之前途

不無曠日持久的可能。英美爲了避免此種可能，結果自或不無以綏靖派抬頭自作而解脫僵局的轉變。因此，英美的進伐法境，對德乃其表面，實則僅思在大陸上覓一立足點而已。

如果有人還相信英美解放歐洲的口號，則這個人神經必然已經錯亂了。如果有人還相信一九一八年歷史的複演，則這個人的人見識也和坐井觀天一樣。在這裏筆者必須慎重提出：(一)德國今日已自有歐洲大陸，且與東亞盟主的日本相合作。(二)德國的縮短陣綫乃是其戰略的英斷，決非敗戰的前兆。(三)蘇聯在兩年前的撒離烏克蘭與北高加索，雖然損失了龐大的物資，可是終靠其

精神力的堅強造成今日的恢復國土；德國即在蘇聯遇到史城與庫爾斯克的戰敗，但在其相反的被侵局勢中尙遠勝於兩年前的蘇聯。(四)英美自西非登陸來一貫的戰略是含有消極的意義，即避免對德軍作主力戰，而一味以奪取其敵方外廊爲能事；如北非乃歐洲之外廊，義大利則爲歐陸之外廊，今日之諾曼第亦不失爲法國之外廊。證之東亞方面的美國戰略，亦如出一轍。是以我們如驟對英美在北法登陸作過大的奢望者，必然將獲得慘重的失望。儘管由於北法戰役之揭開，歐局在不久之未來定能發生變幻莫測的事情，但譬如莫斯科當局一直便担心中英外長艾登的去職，但德國

決不至戰敗，除非英美蘇三方能在北歐會師。充其量，英美僅思以法義二國之疆土來作其侵歐的永久基地罷了！反之，德國的光榮戰果却更可彪炳於宇內。蓋預料在此番的戰後世界，民族國家之獨立和自由將僅成爲一種具文，而真正爲事實所需要者乃是一種民族集體的生存方式特別的一種取得平等之地位。我們如親於今日義境內的叛逆政權，以及法國非洲的特支爾政權便可知其一斑。凡是誤失於民族國家之陳腐理論中者，此可引爲股鑒。實際上，英美今不僅成爲歐洲的侵略者，也成爲亞洲的侵略者。如果我們要獲取民族集團間平等的真義，自只能求諸反侵略的領導者。顯然

這個領導者在歐洲爲德國，在亞洲爲日本。可是在這樣使亞歐之戰爭中，蘇聯在事實上已處於侵略與反侵略的歧途。或者在史太林的眼中有日本而沒有德國，所以要先推倒德國然後再做歐洲的救主。然而史氏這樣的看法，對其前途的應付是艱難的。英美之欲使德國之存在正不下於德人自身愛護歐洲的熱烈，是以今後的問題表面上是在侵歐戰爭之演變，實際上已說明德國是難以被侵略爲愈。戰略上已說明德國是難以被侵略的，故歐洲的和平運動抬頭也應該構成其戰略之一部。

教育的價值

徐頌華

吾人不必拾人牙慧，專譯「教育爲立國之本」，「救國之道首在提倡教育」一類的話。這些空洞浮泛的陳腐濫調，雖然冠冕堂皇，娓娓動聽，事實上只是一般低能兒，本身不懂教育，僅欲藉此敷衍塞責而已。

中國的教育，遠一點說吧，是養成一批彎躬屈背的「鴻儒」，近一點說吧，是造就若干專搬弄外來新名詞的「洋八股」。這些所謂「學者」，「名流」，除了把教育的面目粉飾得美觀動人以外，他們的生活簡直與教育不發生關係。易言之，他們認爲讀書是一回事，做人又是一回事，所以古代的書生，只要能

死背經典，便能考得「秀才」或「狀元」，即使缺乏辨別蔥與大蒜的常識，也無關緊要，而現代的書生呢，適得其反，只要狡詐機警；吾人常憤懣道：「現在讀書沒有用了。」可見教育在某種情形下已遭了厄運，實則教育的價值，始終是存在着。不過一時受了委曲，未能立刻顯出效果而已。

杜威說：「教育即生活」，足證教育與生活，俱有密切的聯繫。吾人受教育，目的是去應付繁複的人事，而繁複的人事中，在在包含切實的教育。若說受教育單在學校裏上課，未免把教育的範圍看得太狹，而以書本爲偶像了。

教育的真正價值，是教我們怎樣做個正直的人，下流階級與上流階級所不同的地方，不是因爲前者穿的敝衣破服，後者着的西裝革履；不是因爲前者舉止庸俗，後者伶俐機警，而在前者言行卑

陋，一意橫行，後者人格高尚，適合情理。固然，教育的本身是在獲得充分的知識，不過單靠知識還不能維持教育的尊嚴。記得從前有一輪船遇劫，船中之盜，全屬知識分子，不但爛熟地理，而且精於航行，當他持槍威脅船長時，居然能自己操舵，開到海盜出沒的根據地。這不是知識害人嗎？知識像火，能救人，亦能殺人。是救人還是殺人，須看人用的得當與否。監視教育行動的道德名詞，在這混水摸魚的社會裏。講道德的人不是傻瓜，便是有神經病，但一個從事教育的人，若無一點修養，則所受之教育，反而足以誤人，真正的教育家，有的是新思想，舊道德，而冒牌的教育家，有的是舊思想，新道德，故其結果之危險，誠不知伊於胡底。

教育與政治不同：從事政治者須有靈活的手腕，而委身教育者該具感化人的力量。在政治立場上可以打官話，在教育立場上，只可抱懇切熱誠的態度。一個人的教育程度，不必從筆墨上去考察，只要聽一聽他的談話，甚至看一看他的面孔，便可絲毫無爽地看得出來。一個真正受過教育的人，決不會被利祿所引誘，被強權所屈服的。他有人格的打擊，也不會搖動他自己的信心。百餘年來，中國的教育，受了英美資本主義的遺毒，造就了一般具有功利思想的洋秀才。凡是能住洋房，坐汽車，討姨太太的，便算是「成功者」。他們不必化多年的時間去唸書，他們有的是錢，只要上外國去作一次水手式的旅行，便可向黃金國買得博士學位上的文憑，回到本國來就可大吹大擂，在教育界上獲得重要的地位。實際上這般裝腔作勢，無非博取名利的教育，除了共騙黃口未脫的稚子外，簡直是社會上的米蟲。吾人常埋怨教育，咒詛教育，實則教育的本身始終未失去它的價值，使它失去價值的，乃是自命不凡的教育家而已。



論英美蘇的相剋

若菜正義

環繞世界政局的英美蘇的相剋，即自北法侵攻作戰開始後，仍然不解消，日益向激化一途邁進。蘇聯對於北法侵攻作戰的態度，並不認為真正的第二戰線，如六月十二日的「紅星」報，也批評：若將英美軍上陸作戰與紅軍的大攻勢比較，不過為一小事件而已。英美對此則謂蘇聯只責備第二戰線的展開，而在東部戰線不實行積極的作戰。從來英美蘇的反目，關於第二戰線，在蘇聯則責備英美不採取實際行動，即在攻勢實現後，其不滿也不消除，另一方面英美則抱着惡感情，責備蘇聯何以在東部戰線不與北歐作戰呼應，開始大攻勢。由此可知英美蘇的不和及反目，較以前是更深刻化了。

最近東部戰線的動向，稍趨活潑化，但這並不是蘇聯為協助英美而採取無理的攻勢，乃是蘇聯以自主獨立的立場，遂行作戰的，蘇聯的態度始終是現實的。洪牙利的報紙敘述：第二戰線予蘇聯以莫大的餘裕，英美的損害愈大，則蘇聯將心滿意足而袖手傍觀。這可謂直接表現英美蘇的關係。

這樣，英美蘇的矛盾，乃基於三國的政治、經濟上的利害及戰爭、世界觀的

根本差異，所以英美無論如何企圖調整，終究是不可能的。三國間的唯一共點，只是共同對德國作戰而已。這種關係可以斷定要實現他們曾公約過的「現在和將來的永久協力」，是絕對不可能的。去年十月莫斯科，同年十一月德黑蘭的所謂反軸心二大會議所企圖的，關於當前軍事上諸懸案的討論，自不待言，勿寧是預先實現因對德共同戰爭遂行上發生的各種政治問題的三國間的基本諒解。那是說可能的話，期待關於反軸心三勢力暫時劃分世界的完全諒解。然而其後自去年末發生的一串的政治現象，蘇波國境問題的再起，關於德蘇和平說真報之環繞土耳其的三國會談的亂調，當意卑里亞半島工作時所暴露的三國間的差異，因蘇聯外交權分給地方的英美的狼狽和猜疑，意大利艦隊之三分案，蘇聯的搶先承認巴特利奧政權，蘇聯之伸入地中海委員會，法國傀儡政權的急速赤化，南斯拉夫亡命政權之自滅，基特赤色政權的勢力伸長，捷克亡命政權與蘇聯締結同盟條約，捷克之蘇聯中歐策謀的基地化，蘇聯的進出地中海，尤其北非和南意大利之地盤獲得，蘇聯的西亞進出，環繞挪威亡命政權的對

立以及關於北法侵攻戰線的紛爭等等，不勝枚舉。其中最近將成爲重要的，是地中海、北亞、西亞戰線及芬蘭戰線問題。

蘇聯現今已成爲完全的地中海勢力。蘇聯在地中海確保發言權，是由於環繞北非法政權的英美內訌。蘇聯早就抓住這機會，而承認傀儡政權及法國解放委員會，並且在阿爾及爾開設蘇聯大使館。其次反軸心意大利委員會設立時，即派遣外務次官維新斯基，以加強蘇聯之發言權，蘇聯與埃及間成立國交時，便立即派遣公使。又在南斯拉夫國內，共產黨則展開遊擊戰，親蘇南斯拉夫政府又設立於意大利國內，傳暫時置於維新斯基監督下，這些都證明蘇聯勢力的強大。

，則蘇聯的進出地中海、西亞，就喪失其一半的意義。然而如允許蘇聯，則要威脅英國的支配權。蘇聯之進出西亞，由於蘇聯憲法修改的外交權分與地方而趨積極化。據西班牙報稱，蘇聯因採取新制度，將在世界配置四萬二千餘名之外交官，第一的表現，可以認爲西亞。本年初頭，在麥加一伊朗人因犯冒瀆之罪被處刑的事件，提出阿拉伯政府的覺書，就是伊朗政府要求將麥加、米基那兩地移交於共同管理下。此外，蘇聯也在亞歷山大及其他地中海、西亞各處設置總領事館及通商代表部，而與伊朗、土耳其結合外交關係。

蘇聯的地中海政策，當然與西亞進出工作併行，其所企圖的，必然是向地中海、紅海、印度洋沿域勢力的發展。蘇聯的南下政策，不開始於蘇聯赤色政權，乃是基於彼得大帝時代以來，確保不凍港出口的政策。俄國爲達達尼亞海峽問題，曾好幾次冒戰爭的危險，以及今日蘇聯進行各種工作，企圖爲地中海勢力，都是與這傳統政策相關聯的。今日科學進步，已使海峽問題、地中海問題、地中海解決不充足。那是說貫徹海峽、地中海的主張，在獲得阿拉伯、蘇伊士運河、紅海、波斯灣、印度洋等各地城權益之保障後，始能期其最終意義的實現。所以對地中海至西亞的外交進出，接着發生的問題，必然要提起蘇聯對印度洋發展勢力的要求。如果沒有這個

因爲在英國，地中海、西亞是連結印度、非洲及英本國的生命線，這又是美國最近爲確保西亞及北非地盤而建築的立足地，地中海的支配，是英美戰爭目的之有力一要素。關於侵攻北法的意見差異，已如上述。又在侵攻作戰後，蘇聯的攻勢，只向芬蘭實行。美國報紙對於蘇芬問題解決，一向表示同情。蘇聯在英美對西歐上陸作戰的現在，企圖單獨處理這問題。不僅美國，即據英國報紙特派員的報道，蘇聯對芬蘭新攻勢，已驚動了倫敦方面，並謂這攻勢，對於西歐戰線毫無直接影響。由此可以明顯窺察英美對蘇的反感。英美最需要的，就是對蘇共同戰線，另一方面是阻止蘇聯勢力的進出。要怎樣調和這二個相反的問題，是一個困難問題。然而英美的團結並不是足以對抗蘇聯的實力外交那麼

，則蘇聯的進出地中海、西亞，就喪失其一半的意義。然而如允許蘇聯，則要威脅英國的支配權。蘇聯之進出西亞，由於蘇聯憲法修改的外交權分與地方而趨積極化。據西班牙報稱，蘇聯因採取新制度，將在世界配置四萬二千餘名之外交官，第一的表現，可以認爲西亞。本年初頭，在麥加一伊朗人因犯冒瀆之罪被處刑的事件，提出阿拉伯政府的覺書，就是伊朗政府要求將麥加、米基那兩地移交於共同管理下。此外，蘇聯也在亞歷山大及其他地中海、西亞各處設置總領事館及通商代表部，而與伊朗、土耳其結合外交關係。

因爲在英國，地中海、西亞是連結印度、非洲及英本國的生命線，這又是美國最近爲確保西亞及北非地盤而建築的立足地，地中海的支配，是英美戰爭目的之有力一要素。關於侵攻北法的意見差異，已如上述。又在侵攻作戰後，蘇聯的攻勢，只向芬蘭實行。美國報紙對於蘇芬問題解決，一向表示同情。蘇聯在英美對西歐上陸作戰的現在，企圖單獨處理這問題。不僅美國，即據英國報紙特派員的報道，蘇聯對芬蘭新攻勢，已驚動了倫敦方面，並謂這攻勢，對於西歐戰線毫無直接影響。由此可以明顯窺察英美對蘇的反感。英美最需要的，就是對蘇共同戰線，另一方面是阻止蘇聯勢力的進出。要怎樣調和這二個相反的問題，是一個困難問題。然而英美的團結並不是足以對抗蘇聯的實力外交那麼

因爲在英國，地中海、西亞是連結印度、非洲及英本國的生命線，這又是美國最近爲確保西亞及北非地盤而建築的立足地，地中海的支配，是英美戰爭目的之有力一要素。關於侵攻北法的意見差異，已如上述。又在侵攻作戰後，蘇聯的攻勢，只向芬蘭實行。美國報紙對於蘇芬問題解決，一向表示同情。蘇聯在英美對西歐上陸作戰的現在，企圖單獨處理這問題。不僅美國，即據英國報紙特派員的報道，蘇聯對芬蘭新攻勢，已驚動了倫敦方面，並謂這攻勢，對於西歐戰線毫無直接影響。由此可以明顯窺察英美對蘇的反感。英美最需要的，就是對蘇共同戰線，另一方面是阻止蘇聯勢力的進出。要怎樣調和這二個相反的問題，是一個困難問題。然而英美的團結並不是足以對抗蘇聯的實力外交那麼

因爲在英國，地中海、西亞是連結印度、非洲及英本國的生命線，這又是美國最近爲確保西亞及北非地盤而建築的立足地，地中海的支配，是英美戰爭目的之有力一要素。關於侵攻北法的意見差異，已如上述。又在侵攻作戰後，蘇聯的攻勢，只向芬蘭實行。美國報紙對於蘇芬問題解決，一向表示同情。蘇聯在英美對西歐上陸作戰的現在，企圖單獨處理這問題。不僅美國，即據英國報紙特派員的報道，蘇聯對芬蘭新攻勢，已驚動了倫敦方面，並謂這攻勢，對於西歐戰線毫無直接影響。由此可以明顯窺察英美對蘇的反感。英美最需要的，就是對蘇共同戰線，另一方面是阻止蘇聯勢力的進出。要怎樣調和這二個相反的問題，是一個困難問題。然而英美的團結並不是足以對抗蘇聯的實力外交那麼

強有力。英美既知道蘇聯之複雜積極的外交方針，則非採取對抗政策不可。戰局的推移，更驅使蘇聯走向現實的強硬外交。英美果然能夠加以阻止嗎？西班牙法西黨機關報於四月十三日曾對蘇聯的進出歐洲，發出警告謂：「蘇聯勢力的增大，較德國的獲得勝利對美國更加一層的重大政治威脅，英國的立場更加危險。蘇聯獲得勝利時，英國與其他歐洲各國一樣，非淪落於蘇聯的衛星國的地位不可。然而英國的命運也能夠適用於美國の場合。蘇聯支配達達尼亞海峽時，並將地中海包括在其勢力範圍內，其勢力更由北冰洋伸展至太平洋」。美國國務卿赫爾，接見記者時，對此加以攻擊。此乃直接表明美國對蘇的危懼，頗饒興趣。美國報章慨歎謂：「蘇聯對大西洋憲章諸原則的侵犯，極為顯明，但要怎樣防止呢？如果戰爭繼續下去，其防止是不可能的。」這是暗示英美難以避免的共通命運。

然而另一方面對蘇聯及軸心國抱着同意態之英美，因其世界觀，政治經濟在許多的機會遂暴露兩者的相剋。關於此點，最近有一件興趣的事，就是駐美英大使哈利法克斯在美國雜誌「觀察」上發表關於英美的文章之見解。其中他論述如下，以表示對美的不滿和危懼：「美英兩國的協調，不能期待其永續性。尤其美國佔領英國軍事基地及國際空港，成爲最大的問題。兩國時常把關於海運貿易的提攜必要性，置於念頭，才能解決。一九二〇年代兩國在世界的規模上展開了激烈的對立抗戰。現在的戰爭中，英國已日趨弱體化，反之美國的勢力則日見強大。」又英國雜誌「命運」以「美兵侵入英國」爲題，大加評擊美國謂：「英本國的港口，已任意被美國兵使用；英國最大的田園，已化爲美部隊的收容所；美國戰車已蹂躪英國的庭園；農地、鐵道、劇場、汽車、茶館已歸美軍的獨占。」

美國的制霸世界的野心，隨着戰局的進展，已急速露骨化，由於英國的不安，兩國的爭執將日形激化。英國的沒落，無論今後戰爭以何種形式終結，可視爲當然的。美國的金權政策、武器租借法，現今已變成世界制霸的武器。現在英美所存在的問題，不勝枚舉，其主要者爲：一、戰略的不一致，二、新不列顛島的移讓問題，三、阿拉伯的石油問題，四、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居住問題，五、將法國置於美國勢力下的野心，六、企圖將倫敦的金融界移於華爾街的野心。戰略的不一致表現於太平洋作戰，第二戰線問題及緬甸作戰上。尤其在緬甸總反攻上，完全暴露其醜態。去年春在新德里的美英會談後，年底設置東南亞洲反軸心軍司令部時，英美已決定將滇軍置於蒙特巴頓之指揮下。然而美國却先把駐印滇軍掌握於史帝威爾的指揮下。英國對此則根據魁北克會談，主張統一。這不過是其一例而已。又最近英戰時生產相立特爾頓謂美國挑戰日本，所以日軍攻擊真珠灣，而暴露大東亞戰爭的真相，以致引起美國憤激。其後又發表關於英國關於太平洋作戰的界限。

對日作戰上由於距離及其他事情，英國不能派遣現在動員的全部兵力於太平洋戰域。因此美國則糾彈英國謂：英國希望美國在歐戰援助，但對日戰爭却將負擔置於美國身上。

關於石油問題，美國一企業石油公司爲確保石油資源，曾在掃阿亞拉伯設置給油管，這一事實成爲議會的問題。艾登本身也對美國表明不滿。美國這種獲得未開發礦區工作，即等於對英國石油企業的挑戰。羅斯福爲撫慰英國的不滿，或派遣國務次官史蒂尼亞斯於倫敦，或講求種種手段。假定就是達到英美共同運營，也等於英國的敗北。而且蘇聯的進出，環繞西亞的英美軋轢，有漸次表面化的傾向。關於猶太人的居住問題，英國則支援猶太人，美國則支援阿拉伯人。猶太人問題具有長久的歷史，終究不能獲得急速的解決。美國對此則以武器租借法案進道。因爲武器租借法案，至六月底滿期，於是美國乘英國希望繼續該法案的弱點，企圖使於自己地位有利。又美國會對英國要求新不列顛島的移讓，但英國却大加反對。這樣，英美的共同作戰在表面上似乎美國採取領導行爲，但這是由於英國絕對需要美國援助的緣故。英國並不如美國所想像那樣好欺負。英國是完全放棄主義，而取實際的。英國人在內心不過把美國認爲英國的一個自治領而已。英國人考量英國的實力時，他們時常根據「英國十美國」的公式。直至今日，英美間也沒有締結過一條同盟條約乃至互相援助條約。英國人常說 English Speaking World，這是直接表現英國對美的思想。英國人的利用美國的狡猾手段，可以在戰時的英美關係的全部發展上看出來。

使美國相信宛如以美國本身的意志左右英美關係，乃至全反軸心關係，結局美國陷入英國的圈套內。這種手腕，已表示積四世紀以上之世界政策經驗的英國老練，非自建國以來僅一百七十年，登上世界政策舞台僅四五十年之美國達人所能企及。英國裝做好像全贊成美國在大西洋憲章的荒唐無稽及陳腐的獨善的世界和平構想。英國由此可以確保利用美國內無盡藏物力及龐大人力，並使動員美國爲防衛遠東利權的守門犬。大東亞戰爭勃發時，邱吉爾立即飛往華盛頓，裝做好像推美國爲盟主，制定所謂反軸心二十六國宣言，實質上英國則執其牛耳。在大東亞戰爭，英國喪失一大半權益時，即在加薩佛明加會談，使美國轉而向於歐洲第一主義。更自一九四三年二、三月間以來，以蘇皮份爭爲端而歐洲小國問題發生後，遂脫離利用價值銳減的大西洋憲章，而漸次圖謀與利用價值曾大的蘇聯關係緊密化。最初艾登，接着邱吉爾親身二次赴美勸說羅斯福，才達到了舉行魁北克會談。其後在莫斯科、開羅、德黑蘭諸會談上，也巧妙也引誘美國。要之，如何利用美國，可謂是英美戰爭力的界限。

這黨，美英對蘇，美對英的關係，如三者戰力均衝波裏，其相剋便自立即表面化的危險。這自然由於他們抱着企圖互相利用他國的狡猾的思想，但本質的民族、世界觀、政治經濟利害的差異，是構成最大內要素。所以他們爲協同作戰，怎樣掩飾其相剋，也決不能解決的。尤其東部戰線的蘇聯優勢，北法使攻作戰的展開，更促進這趨勢，而切實暴露着吳越同舟的苦惱。這樣，他們在各國各樣的危險性下，將繼續其合作，但同時分裂的危險性也漸次進行着。（筆者係每日新聞上海特派員）（宋明譯）

戰時工業增產問題

嚴懋德

原料為生產的命脈，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是中國一句老話，比如紡紗廠所缺乏的棉花，織布廠及棉織廠的缺乏棉紗，麵粉廠的缺乏小麥，橡膠廠的缺乏樹膠，其餘如造紙，榨油，火柴肥皂以及其他化學品等廠，無不因缺乏原料而不能開工，或因原料不敷而僅開工一部分，於是工業生產量，自然遭受了嚴重的打擊，況目下舶來品原料，久已絕跡，國內原料因運輸的障礙或斷絕，獲取又甚為困難，若欲求生產的增進，已不可能。所以在可能範圍內，主管機關，除積極增進，原料品的出產外，並設法積極疏通原料來源，同時應儘量使用土產原料，以及提倡代替品等。原料獲得合理解決後，則生產的增加可期。

在中國，工業生產不能缺少的原動力，厥為電力。可是為了戰時煤斤的來源困難，不得不限制電力的供給，自予影響於工業生產，殊為重大，所以說，動力不足，即是增產的極大障礙，實際上，處於戰時經濟體制之下，生產額不僅不應減少，反應加多供給，俾對於安定

民生，貢獻戰力，均有莫大裨益。故欲增加工業生產，對於工業用電應加以充份合理供給，就是一方面嚴格一般消費和一部分與民生無關的電力，以低價供給工廠用電，他方面自非按妥善計劃積極疏通煤斤來源；關於這兩點，如能獲得解決，當能增加不少的生產品數。

中國工業，據統計所得，約三分之二為手工業生產，三分之一為輕工業生產，事變後，國營暨民營輕工業毀壞，不計其數，際此烽火彌野，戰局尚未安定，一般企業家決無再有建立大規模工廠的心理。為了這點，唯有以國家資本，對於國防有關的工業及對於國民生活必需的工業，於各地普遍設立大規模國營工廠，因為唯有大規模國營工廠，應能大量生產。此外，政府對於已建立工業，應保護其生存，不會輕易倒閉；對於已停止工業，應令恢復工作，進而為促進生產增加起見，應規定生產量達到某程度時，政府應予以褒獎，以使工廠樂於生產，同時對於有關於工業上一切的發明和技能改良，政府當局應贈極高榮

譽及適當的獎金，此亦獎勵生產的重大設施。

中國工業的擴展，有賴於政府當局及金融機關的援助，在戰時尤甚，因為工業資金的週轉運營，須得合理的獲得調劑後，方能從事於大規模的工業生產，所以在政府當局或金融機關，應以長期低利貸款，使從事該項工業者，毋慮資金週轉不靈，以利生產的增加。在中國工業機械方面頗感不足，而且技術方面又不精良，影響於生產量增加匪淺，今後欲求增加生產，實有賴於工業上的技術改進，以便生產的技術及配備適合於大規模生產的應用，是以主管當局應設立工業技術研究機關，並聘請國外技術專家來華指導，更於各地遍設專門學校，來大量培養工業技術人才，俾學成後，派赴各工廠指導，作為改良工業技術的幹部人員，當有補於日後工業生產的增加。

所謂訂定合理工業品限價，首先調查物資來源，生產成本及合法利潤，以求得適當價格的訂定，是為戰時經濟政策所必要的舉措。如果失之過高，在人民受損；失之過低，則購買不易，故在增加生產的過程中，對於合理限價的訂立，勢加以慎重的考慮，俾顧到生產者與消費者兩方的利益，譬如說，有些貨物，不及生產成本時，不妨將限價提高；反之，有些貨物在供過於求時，又不妨

將限價低些。不過，徒有大量的增產，而仍因運輸困難，則出產品無法流通，勢必造成囤積之危，那末政府當局應儘量予以便利及保護，尤以改善運輸，減低運費，減輕課稅，以鼓勵生產的增加。

服務於工業生產的人，幾乎大部分近於勞動階層。而一般勞動階層，因工廠糧食配給不足和工資低廉或貪一時暴利，乘機放棄原有職業，脫離生產陣營，羣趨跑單幫之途，影響工業增產至重且鉅，然勞動力為生產必要的因素，熟練勞動力的減少，足以影響固有工業生產的效率，所以如何使勞動力重回工廠，以達成計劃增產的效果，是為當局所亟宜考慮的。按理，若能改善及保障勞工的生活及健康，舉辦勞工的生活及健康，舉辦勞工種種福利事業，如保健，教育，娛樂，合作，借貸，保險，儲蓄等應從速施行，尤其對於工人糧食，應該在普通配給外，再特別配給，以維持其最低生活，以促使跑單幫的工人，返歸工廠生產營中，而生產亦自可以增加，倘若在原料供給和原動力兩方面獲得解決後，進而為謀積極生產起見，工廠不妨實行不斷工作週制，一方面工人的生活可得相當調劑，他方面工廠仍可繼續不斷的生產，此法在蘇聯行之而有效，那末我們工廠不妨也酌量試用，以謀工業生產連續不斷的擴展。

自來水筆
鋼筆用
高等墨水

• 各大著名文房具店均有出售 •



所 作 製 水 墨 洋 太

玄武湖底初夏：

在這風和日暖，谷鶯調喉的季節，當你小步在玄武湖畔的長堤上，你定會意識到「夏」已臨人間了！

柳枝舒青，她伸着頰長的垂條，撫摩着行人的雙肩！軟綿綿的微風，吹開了池中的玉蓮，更送來一陣陣沁馨的氣息！小舟微波着，激散了池底明爽的紫金山的倒映！誰能說這不是「夏」底「樂園」，在人間天上！





住的份安，揚遠軍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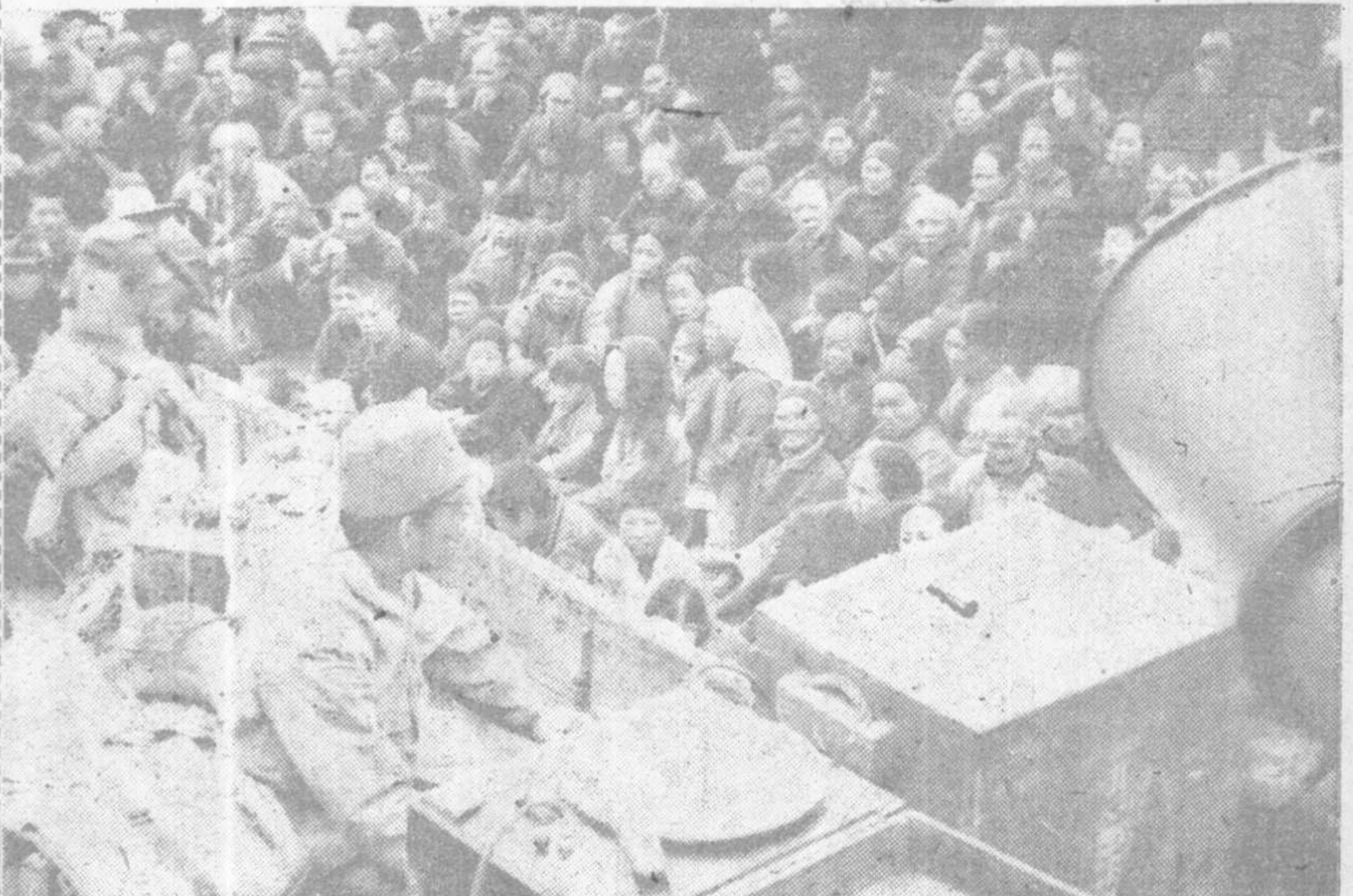


南河)！街之昌許底裡陽斜在浴
靜媽老



豫湘 鏖戰 中 景 卽

(南河)！列行軍日的勇英這，可登。越



↑(州鄭)。民娛樂首以軍日，後寂沉火戰
↓(陽洛)。民居我的下安治持維軍日在





(南湖)！平和着憬憧們他，歸來部一軍渝。



(南河)！宅故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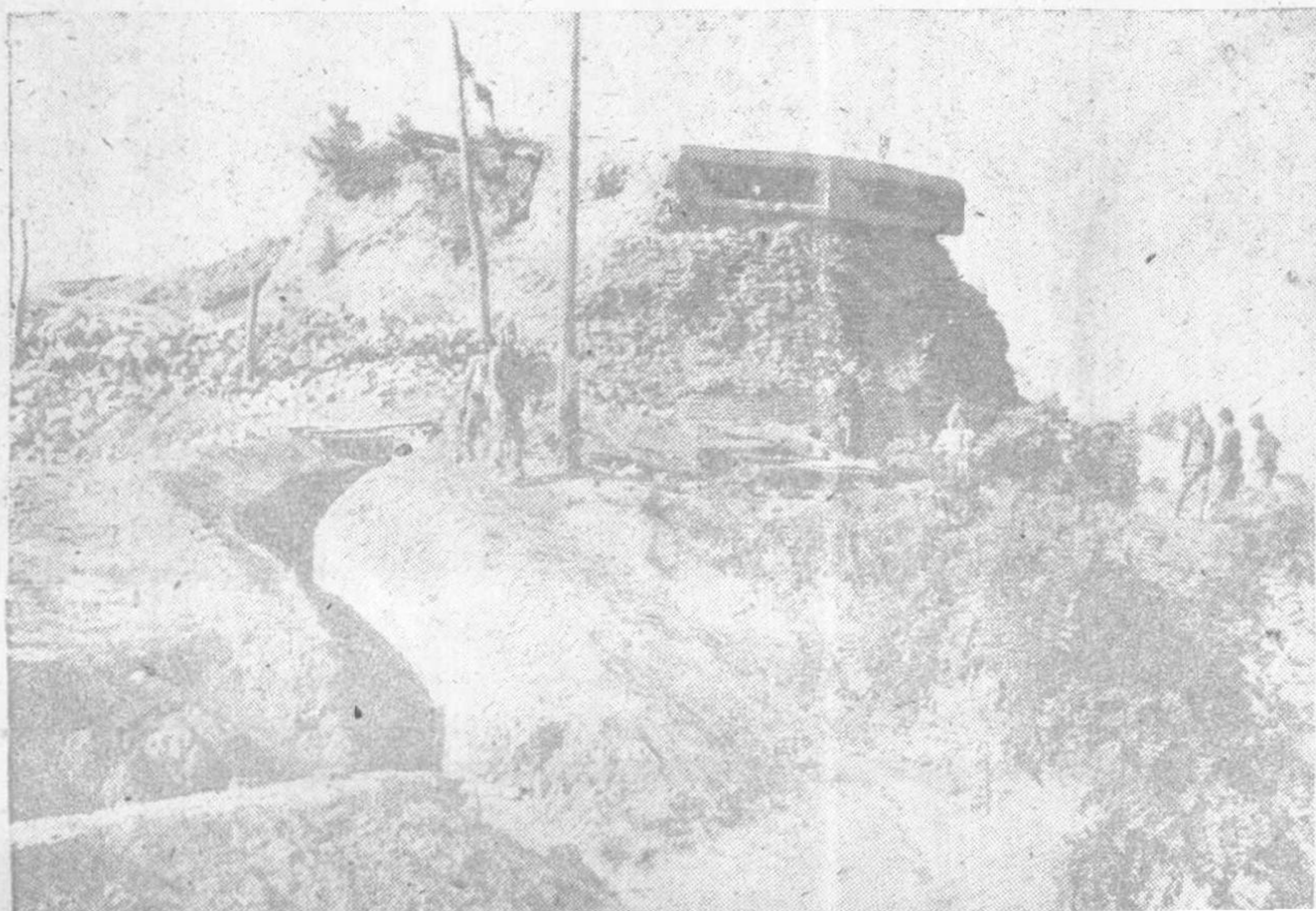


↑(沙長)！靜甯復又街市，逝已聲砲

↓(南湖)！了領佔軍日爲已，堡土的上崗高這



↑(南湖)。
↓(南湖)。縱縫軍日替在地



不夜牌燈泡

請購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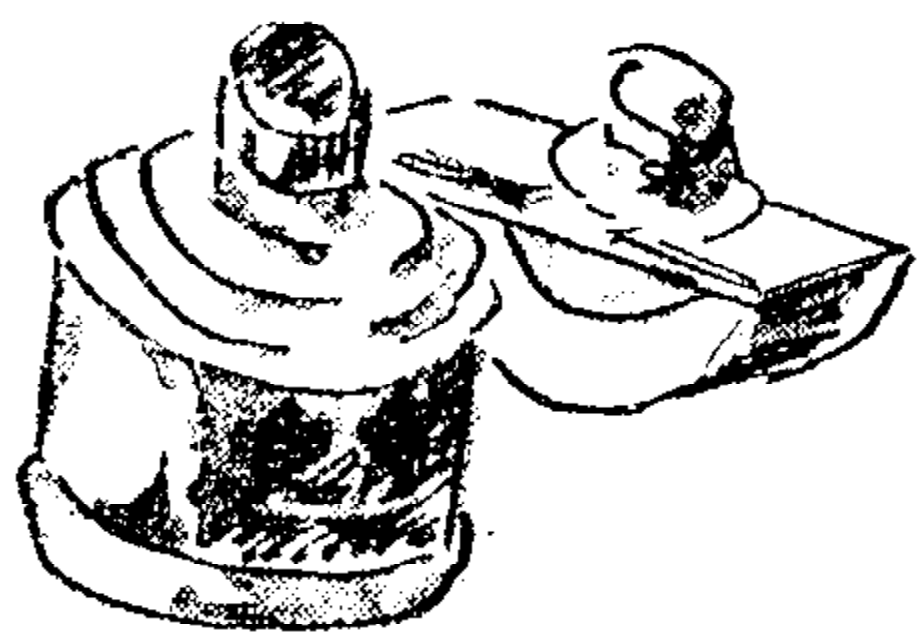
發光亮

用電省



上海

細田公司燈泡製造廠



做二十五天的

「事務局長」

陶晶孫

我和柳雨生先生蘇青女士並不是舊知，也沒有同他們合作過什麼，只有一二次，爲他們的什誌寫過稿子。

不過從此以後，我往往碰到他們，有一二次也到文化協會去看過他們，因爲他們和周化人先生在一間房裏做事。周化人先生那個時候在當局長，他的局長室裏有很好的家具，我坐在那兒，因爲是局長的賓客，被待遇得很好。

過兩天，忽的周化人先生要我做他的替死鬼了，他說他要辭職，又說他近來身體很弱。我說我看看他一點沒有什麼，可是他說他一定要走，還一定要我當他的局長。

因爲我沒有說絕對一定不做，笑笑說我怎能合格，不料過兩天他做好一套公文程式送來

了，他的這一張判決書上還有理事長的印子。

我是一個寫寫小說的，寫寫男女浪漫的人，真當不得一個局長，來任五處長十幾主任的頭子。所以我主張先要把事務局長這個名詞改總幹事，處長主任都要改名，文化協會要是文化人的下僕，才可以低頭伏地的去懇求文人，我過去四十年工夫，一向沒有任過官走進過衙門。

沒趣的文協編者，他自說自話的在自己的什誌上登錯誤的新聞了，他說前局長近來身體弱（這個字我不識，也不想必識的）弱，常告失眠提出辭職……且由日本大使館上海事務所及理事會共同決議叫某爲後任。

這太笑話了，第一周化人先生並不孱弱，雖說沒有請過醫生，但從我們的常識目光看起來他並不孱弱，爲什麼我們寫老文章的時候爲了字眼關係要寫這種的話麼？文協編者自己的文章中有鄭詞（這個字似乎也是希有寶貴的字）先生引用：

「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我想，他倒對了，我們立誠地說近來有些不高興做局長了，因此要辭職，那是最正當的理由，除非女子小兒，什麼都要湊她們高興之外，凡是堂堂男子因不高興而辭職，那最有道理的，這句話用老文章就不能表現。

其次，咄咄，這什誌的記者更大錯了，他以爲文化協會是更日本大使館（他再加上上海事務所表示不是南京大使館）和理事會共同決議。過去大概有許多政治的文化工作產生，而過去「文化人」大概慣在借用大使館而總忘不了大使館。可是像我們，一介文士，除了留學時代爲革命而打倒大清帝國駐口使館落花浪藉之外，很沒有接觸過大使館者，聽見這句

話，就不得不大疑曰：那麼大使館在作鬼，他們共同決議之後，不告事實而叫我來當這個局長的麼？我上周化人先生的當了麼？

我說句正經話，文化協會中有一二個大使館人在當理事之外並不在大使館手中。這位記者他到任纔一個月，所以糊塗了。

× × ×

我跑到那個「局」一看，的確有一局，這也是文協記者所謂的「前局長謂本會乃一文化團體，並非衙門亦非機關（這記者還註說：按機關成例，凡主管長官一旦辭職，一部份職員必隨之而去，而新任長官亦必帶一部份人來）故希望同事安心工作，努力本位，以完成中日文化真正之交流」云云，那麼你們可以看出前局長在拘束新局長說：

（一）人員不可調動，（二）工作目的要是文化交流了。

唉！我那時候也在場，我的吳音之耳或許不十分聽懂周先生的粵音，我聽見的是「我國向例一長官去，把自己的人都帶去，此刻我不帶去」的話，記者特地又誤報了。

我心想，我天性和藹可親，和誰都可以合作的，請各位

可放心，不過我沒有本事交流文化，不知你們倒有沒有。

× × ×

這樣，從那天起，一直過二十五天，我從肉麻的局長椅子上，對理事會提出把局長改總幹事，他們都贊成改總幹事了。

這樣，我一共做二十五天的事務局長。

我正經的說一句話，文化協會要給他組織是可能的，只要低頭去請真正文化人，學者，藝術家，不要叫什麼交流不交流，凡是人在需要，自然會交流，勉強開會宴會口頭敷衍是不中用的，這種事業更不可借官的力量來弄什麼，再更不可以沒有其共同決議之事實而報告上海事務所理事會共同決議，倚官而嚇窮文士。

可是從此之後，我有些灰心了，我再不敢跑進那個文化協會裏去了。我想，我寫一封信稿說：我近來因勉力工作劇務成疾孱孱不癒，即請辭職伏請照准。

可是我的秘書來說，你這篇文章不通。

我說那隨你去辦，我關床上寫稿「文友」再講。



綠窗

·舟葉張·

綠窗，多麼含有詩畫意味的名詞！記憶裏的綠窗，隨着青春的悲歡殘夢而淡忘了，隨着古老的宅院毀壞而消失了；我不願過分的誇讚這綠窗是如何的美好，我不想違心的頌揚這綠窗是怎樣的幽靜！那不過是對平凡的玻璃窗，外面加配了兩扇白葉窗，我喜愛素靜的顏色，我將牠們漆得碧綠可愛；伴襯着乳黃的墻衣，簡單的傢具，小小的房間就被佈置得清雅宜人啦！

這是我的臥室，書房，也是接見賓客的地方；推開窗子，遙對着莊嚴肅穆的宣德門，在一泓清水之上，又架起了一座古色古香的吊橋；進出城中的

人，往來橋底的船，憑窗閒眺，可以一覽無餘！我在窗前又安放了一個風琴，彈奏一些流行的歌曲，從綠窗裏播送出的悠揚的樂聲，往往使過路者駐足竊聽，飄漾着居住在綠窗裏的主人，疑是在人間天上？仰是在天上人間？

當日暖風和的春天到來，窗前小立，生命的氣息似在躍動；當雷電交響的夏威降臨，窗前偷窺，青春的熱血伴起奔騰；當夜靜更深的秋月徐升，窗前遠盼，滿胸的雜念滌除澄清；當霜雪紛飛的冬寒侵襲，窗前默坐，名利的兩途無動乎心；季節的轉變，時日的遷移，年歲隨着增大，愛護綠窗的意念並未稍減；直到我離開故鄉的日子，悵對着朝夕相伴的綠窗，黯然良久，說不出的離恨煩愁，忍別了我的綠窗，我的小屋。

十年來流浪到處，雖也有臥室，書房，和接見賓客的地方；雖也常見着春光，夏日，秋月，和冬雪；雖也可利用綠的窗幔，點綴成依稀彷彿的綠窗；然而，不論是小立，遠盼，歌唱，默坐，我已不感興趣，我的興趣是掉落在遙遠的渺茫的不可捉摸的記憶裏了！只有記憶裏的綠窗，在那兒有我的

青春氣息在飛揚，在那兒有我的生命活力在躍動，有悲酸歡甜的一連串故事，儘管都是殘缺不全了，也唯有殘缺不全的古光片羽更是值得懷戀緬想哪！

你們讀過許欽文先生的抒情集子「胡蝶」沒有？作者曾在敘文中說：「我不是個無情者，我的顯不出我的情愛，只是為環境的拘束；掙不脫這拘束，是所受心之創傷未愈。現在無論如何，心所愛想的總得想，既然想着，總得寫出來；盡量的寫出心中所蘊蓄的情愛的結果，便成了這個集子……」

據傳說，許先生是日夜蟋伏在一個十分詩意的窗前，（是否也是「綠窗」？待考。）完成了這個集子；所以他有兩句詩代序：「窗前飛過花胡蝶，遊絲一縷任風飄！」可見他下筆時的心情和含義了。

可惜，我沒有像許先生那麼洋溢的情感和天才，不會蟋伏在綠窗前完成一個類乎「胡蝶」性質的集子，花胡蝶不是絕跡在窗前，風飄遊絲更是多見不怪的事物；那時候我的寫作生涯尚未開始，何必留此雪泥鴻爪，在故宅傾圮綠窗毀滅了的現在，憶想起來又該是一個怎樣可貴的餘憾呵！

綠窗毀滅了，毀滅了的綠窗

在記憶裏便格外值得珍貴留戀；印度詩人太戈爾曾歌頌過：「失落掉的東西，是世上最寶貴的東西！」根據這，綠窗要不是早已毀滅，我就無從發抒那陣陣憶念之情了！

記得，當我離鄉背井的那年，我和綠窗作第一次也是最末一次的「忍別」，我想：「如果我我在外奔走得厭倦了，而安定的生活還可以再過，必定重返舊居，再和綠窗相親如故；再不然而，我到年老氣衰，不堪再在外面奔波時，我也必回到故宅，重伴綠窗，以終餘年。」

誰知道，這並不過奢的希望，隨着故宅傾圮的消息破滅了；那一次的輕離，又豈能意料到即是永別了綠窗？

靜夜作夢，夢見故鄉依舊，故宅無恙，綠窗像往昔的矗立在樓頭，景色還是那麼幽雅宜人！醒來，知是夢幻，是虛無的殘象，我悼念着綠窗。

天真，純潔，嘻笑，坦白，綠窗時代的我，是一匹白布，沒有近朱變赤，也未近墨染黑！不識人間有奸邪，險惡，悲哭，欺詐。十年來的「社會經驗」是豐富了，受慣了「打擊」和「磨煉」，可是我實在「得不償失」，我遺落了綠窗時代的一顆心啊！

誰將我的生命史清晰地劃分

為兩個時代？這是綠窗！誰將我的人格公正地指示出善與惡的階段？這是綠窗！誰將我的個性由樂觀轉變成悲觀？這是綠窗！誰將我的思想由積極轉變為消極？這是綠窗！變了，一切都變了，美變醜，善變惡，真變假，喜變愁，這也是綠窗！

我要想永遠忘懷了你，從此不再惦念着你，免得我多愁多感，徒興悲嘆！但是，不能，除非我沒有回憶，要知青春的每一個夢，是落在綠窗的旁邊的！

在綠窗時代，爸爸的鬚髮未灰白，媽媽的齒牙未動搖，妹妹愛聽故事，弟弟喜騎竹馬，自己也不解什麼米珠薪桂，何況那時候的確比現在好過得多？歌唱是生命，戀愛是麵包，沒有笑語點綴，一天的生活就覺平淡；童年的經歷是寶貴的！大人們也誰都珍重自己的童年！

雖然我在綠窗時代，尚未開始我的寫作生涯；可是，我的許多處女作，的確都是完成於綠窗之下。那時我不過是愛好文藝，願意做一個文藝者的「學徒」，我摘抄當時名家作品的片段，無論是寫景的，描摹人物的，敘述事實的，厚厚十餘冊，將牠們分門別類，提綱

文

友

索引，爲的是便於自己檢閱；這樣，搜集了足有三十餘萬字，奠定了我初步的寫作興趣。

後來，摘抄太麻煩了，替代的方法是剪貼；那時的白報紙是兩元一令，我裝訂了數十冊巨大的貼報簿，劃分論文，散文，小品，新詩，舊詩，詞，劇本，短篇小說，隨筆……等報紙刊物上的佳作，用自己的眼光挑選搜集着，這是我的一份「心血財產」，直到我遠離故鄉那年，因不便攜帶，接着是戰火之劫，連故宅也傾圮了，這些冊子當然也散失殆盡了。

最後，我學習着自己創作了。我寫過一部十萬字的長篇小說，題名「落紅」；又寫過一部隨筆集，題名「飛絮」；也寫過一部散文集，題名「心影」；一則怕人嘲笑，二則沒有發表的機會，收稿以後只是藏在箱子內，不過給幾個知己朋友「欣賞欣賞」而已！後來，也和「摘抄」與「剪貼」的冊子遭遇到了一樣的厄運！

發表的不是沒有，都是不滿千字的短篇，散刊於本縣及鄰縣的報紙副刊上，起初也頗珍視它！幾經顛沛流浪，而今也是隻字不再存留了！

綠窗時代所耗費的寫作苦心，完全是變成「徒勞」了！不過，那時候並未夢想以「寫作

爲生，現在居然以「賣文爲活」，不禁思之慨然。作家們都歡喜健談什麼「寫作經驗」和「第一篇處女作」，可是，憑良心說，我的「經驗」在那裏？我的「處女作」又在那裏？有之，僅僅是這一點綠窗時代的摘抄，剪貼，塗抹……的回憶，難道這就算是「經驗」和「處女作」嗎？思之更覺慨然，「藏拙」却又何必呢？

綠窗時代，是我最浪漫也最熱情的時代！我寫過一首動情的長詩「琵琶行」，顛倒過一位姑娘的芳心。我發表過百餘篇「戀中散曲」，博取過無數讀者們的好評。我踞坐在小樓上高談着娘兒們的短長，換到過女同學們的嬌嗔和笑罵。我憑靠在綠窗上調笑着往來吊橋上的婦女，遭受過惡毒的咒詛和白眼。這時代有我的初戀，熱戀，也嚐過失戀的滋味。這時代我追逐過異性，我也曾被異性們包圍過。這時代我不知道專一的理論，不瞭解多角戀的危險，更沒有顧慮到結合爲夫婦的基本條件；我但知盲從，胡鬧，發洩燈蛾撲火的熱情，好幾次險釀不可挽救的慘劇。我寫過「普陀夜讖」，「坦白的自供」，「憶靜安」，「魁星閣」，這些驚心動魄的故事，便是

我「懸崖勒馬」的記載。伊索先生說：「一個人最醜惡的本性，是他最顯著的特性。」綠窗時代的我，正當青春之火蓬勃燃燒的年齡；自從過了這個時代，我的熱情便開始另途發展，我發表過一連串的文字，像「宇宙之愛」，「人倫之愛」，「抵憤情深」，「題碑有記」，「永遠的創痛」，「新的鼓舞」，「人間的安慰」，「妻歸以後」，「婚後十年」，「酒後訴給母親」……等，都是發洩我的父母之情，兄弟之情，夫婦之情，兒女之情；每篇文字充滿我的熱情，洩露我的特性。對待朋友，我更是掏其至誠，雖然時碰釘子。最近我寫過「夜鷹聲中哭祖貞」一文，悼念我那新亡的表兄，寫到傷心之處，自己也落下淚來，讀過此文的朋友親戚，無不哽咽吞聲。有人對我說：「你的祭文寫得比他作品動人！」我也承認，因爲只有寫祭文之類，可以狂放地盡

情發揮我的至性。

十年來走遍南北，流浪滋味嘗夠，這更是浪漫成性使然，也可說是啾盡了熱情碰壁的虧！今後，唯一的希望，讓我的熱情向理想的事業奔放吧！然而，什麼是我的理想事業？爲文化，爲其他呢？我茫然。就是爲文化努力，今後的寫作途徑，應該是集中在那一類：散文？小說？或其他？我又茫然。

我是一個富有熱情的人，這一點我早已自知；但有了熱情不知爲用，用之又不能專一持久，這是我的缺憾，並且是綠窗時代所註定了的缺憾，我也深知。「知過能改，善莫大焉！」我當自勉。

綠窗時代只剩爲生命史上的殘痕，綠窗和小樓更不過成爲記憶之國裏的幻象，一切都已過去，原是無足留戀；善也好，惡也好，像花蝴蝶般在窗前飛去了，像遊絲一般被狂風刮去了，悲嘆也無用，追念也徒然。

生命的活動是有連續性的，「長江舊浪逐新浪，世上新人換故人！」詩人的啓示，真不錯啊！真的，今日的我，已非昨日之我，生命的活動，是不停的在變異着。但是，綠窗時代的我，和十年來所經過的流浪時代，這其間雖有「變異」却又「連續」，甚至和尚未開始的明日時代，也是脫離不了關聯，我年已過三十，回顧三十年前，瞻仰三十年後，不免感慨無窮；然則，有此一篇「綠窗憶記」，讓短促可貴的生命留下一點痕跡，這有什麼不可以呢？

過去，原是無足留戀；善也好，惡也好，像花蝴蝶般在窗前飛去了，像遊絲一般被狂風刮去了，悲嘆也無用，追念也徒然。

生命的活動是有連續性的，「長江舊浪逐新浪，世上新人換故人！」詩人的啓示，真不錯啊！真的，今日的我，已非昨日之我，生命的活動，是不停的在變異着。但是，綠窗時代的我，和十年來所經過的流浪時代，這其間雖有「變異」却又「連續」，甚至和尚未開始的明日時代，也是脫離不了關聯，我年已過三十，回顧三十年前，瞻仰三十年後，不免感慨無窮；然則，有此一篇「綠窗憶記」，讓短促可貴的生命留下一點痕跡，這有什麼不可以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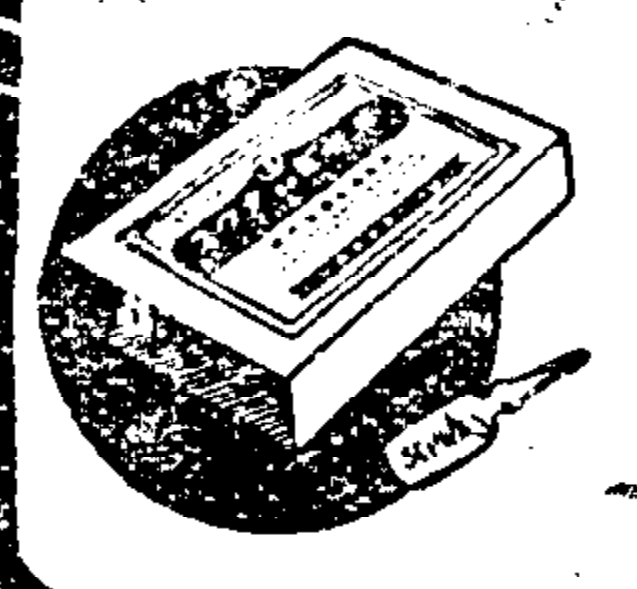
過去，原是無足留戀；善也好，惡也好，像花蝴蝶般在窗前飛去了，像遊絲一般被狂風刮去了，悲嘆也無用，追念也徒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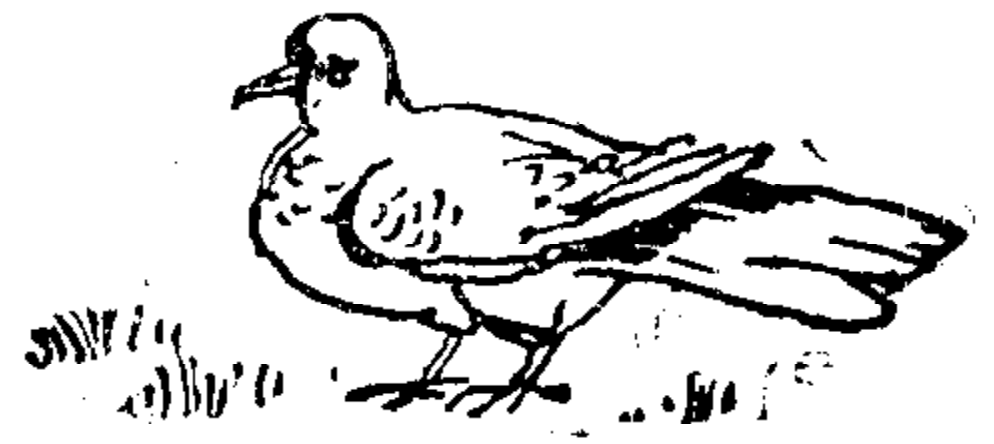
疥癩盜汗 治癩劑 蘇苦那

大森治癩，自古已經應用，蘇苦那即大森中之有效成分，乃利用最新科學方法提煉而成，有殺菌抗角作用，對於各種癩病俱有良效，尤其與靈活併用之時更佳。又對於盜汗及夜尿症且有特效作用。

製成藥丸，每盒十丸，每盒一元。

總發行所：上海英山路一五八號





寄

郭朋

仍得裝着世俗的面孔向你作着，不必要的問話，你是聰明的人，你一定能夠察出我那種心情，對於頑強之求生意志，你似乎永不會動搖過，所以每次當我臨走與你告別時你總忘不了重復那句說濫的話語。

你一直就似乎不十分健康，從我們認識起，就時常聽你鬧肚痛頭暈，你每次胃病發作的時候，瞧着你那張痛苦癱瘓的臉，我的心底真有說不出的難過。你每次嚴肅地作着誓語，你說你再不貪饒去城裏的菜館去了。但那樣的話是無效的，你稍爲好起來一點時，你又不

由自主地偷偷溜到那些地方去了，從你那不自然的面色，我知道你再一次受了良心鞭責，但我却向你打趣：

「喂，今兒肚裏的油水可灌足了吧！」

你將頭垂得那麼低，使我不能偷窺你眼色裏透露的光芒，你的頸頸一直到耳根都痛得痛紅，你害羞得真像個女孩子，你嘔嘔地連聲說着「不」字。

那類可笑的事實真夠多的，祇要我偶一憶起，就會在腦筋裏幌而幌地盪起來，但說那些幹麼？你不會疑心我這樣時候還有那副好心情同你開玩笑？我到這這大城市的第二年，有一次突然我們在街上碰見了

，我們有好幾年不會見過面，不通信息也有好久了。你告訴我你會患過一場很重的病，左肺葉爛了一半，你在醫院裏住了有一年多，從你軟弱的身體來看，你還沒全部痊癒，不過你說這不打緊，再修養一陣就會慢慢恢復的。我應該爲你欣幸，爲一個老朋友的健康欣幸，我還說了些什麼，我可沒記清，祇是那那天我確很快活，我高興我的老朋友從可怖的病魔中掙扎了出來。

以後，有好久我們不會見過面，你的事我漸漸淡忘了，我用不着向你說遺憾的話，過度工作的繁忙也實在壓得我分不開餘閒。那是去年夏天，一個燥熱的晚上，我突然接到一張短箋：

「你合覺得奇怪吧？我又病倒下來了，怪寂寞地，你不打算來看看我。」

那歪斜潦草的字蹟是我熟識的，我的腦筋裏閃過一張清瘦削削的面影，我的心裏染着一層淡淡的悲哀。

「去看看我那老朋友吧！」

我沒猶豫地這般決定了。那是個令人心煩的日子，整個大都市都浸在高度的熱浪裏，我揮着汗走進西區的一所教會醫院裏。

我瞧得出你眼色裏藏着幾許

汗異，你說你想我是不會來的，也許根本就沒收到那封信，你又說很後悔，你實在並不希望有什麼人來，寂寞慣了，連心情也變得麻木了。

我可沒那麼做，再轉轉回去，我可也沒那意思，我就勢拖了張椅子在你對面坐了下來，這樣我可以凝神端詳一下了，你的兩隻顴骨高高隆起，上面抹着一層淺淺的紅暈，二個看護婦走了進來，我留心看她手裏捧着的體溫表格，波浪式的黑色曲線鑽到我眼簾裏，我可以想得出，你確是病着。

我們面對面沉默了好半响，你不安地偏轉了頭，我的視線也祇好跟着斜過去，房間很暗，高大的百葉窗緊緊閉着，從壁縫裏可以窺出外面強烈的陽光，微微吹着風，是的這還正是下午呢，房間你置得很整潔，白色的擺設令人起一種柔和安慰的感覺，面對着你的床，牆壁上懸着一個聖母的大理石雕像，它安詳聖潔的面容將屋子裏罩着一層嚴肅的氛圍，這裏面很陰涼，但雖然這樣，我的心却很煩燥，我解開襯衫的紐子，但仍能覺出頭頂上沁着顆顆晶圓的汗珠。

「你現在覺得怎樣？」在這樣的場合下，我覺得我不得不先開口。

你並沒答話，你祇是無可奈何地聳了聳肩膀。

但你終就變得活潑起來，我們無顧惜地撕碎這環繞着我們的沉默大聲地談笑起來了，我們年青時常那般放肆喧叫地，我們總不能這樣面對着面做一整天啞吧，我們談得很多，那些住年在西部流浪足跡所到之處又成爲我們記憶中可珍貴的資料，你常是歪斜着頭用這樣的語氣提醒我：

「記得嗎？那年……」隨後你會舉起許多可紀念的往事，譬如一次我們會怎樣刁難地在作弄那個好心胖胖的中學校長，諸如此類的事，我奇異你居然有這好記心，你爽朗的談吐似乎在幫助我發掘一個舊時年青的夢。

我應當感謝你，那天我確實感到少有的愉快，但我向你告辭了。過多的談話會影響你健康，你瞧你的兩面頰嫩紅得真像五月盛開的玫瑰呢。

以後我們又見面過幾次，有好幾實適在我並沒有打算探望你的意思，我祇是那麼不經意地踴到你那裏，我平時慣常打那兒經過，醫院裏真靜，你會將它比擬成歐洲中古世紀的修道院，這倒是怪確切的。清晨我們傍着甬道的欄杆坐下來，朝起的晨曦將四圍蔥鬱的有加

利樹上披着一道金黃的光波，這所樓房前面橫欄着一大片廣場，綠油的草地上有幾隻乳牛蹣跚地擺着艱難的步履，潔靜的瀝青過道路面上有幾個年老的姆姆捧着聖經緩緩地散步，她們寬天下重的摺裙在微風中作着輕微的擺動。

那樣寂寞的環境，我奇異你怎麼能耐得住，你却答得好。

「日子長了，也就慣了。」你常是有意無意同我談着日後的希望，你真是位善于辭令的人，你說起來真像在編一個美麗的抒情歌呢，你說你打算在近錢塘江的鄉下闢一所大農場，你還要建圖書館，辦工人學校……

但末後你也許意識到什麼，你的神情有點沮喪，你壓着嗓子問我。

「我總能慢慢好起來吧！」

「當然，你就會恢復的。」

你一張垂詢的眼獲得了解答，你滿足地輕聲自語着，「這就好！」

有一次我從那裏得到一個消息，我向你提起：

「那個有着雙長睫毛的夜鶯姑娘時常來看你吧！」

這樣突然的問話確帶予你太大的驚異，你的一隻深凹的眼睛能鼓得多高，那裏面透露多少焦灼與興奮，連你的聲音也是發顫的。

「你怎麼會知道的？」

「這是一個秘密，」我却裝做若無其事淡淡地答着。

「她真好，她還是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子，」並沒等我追問，你倒自動地說下去了，從你的聲調裏我可以知道你的心裏如何因這動人的故事帶回多少甜蜜與愉悅。

「這是件不可思議的事，那是個明媚的春天日子，我們這

麼認識了，一次夜晚，她偷偷地將我電燈扭滅了，她爲我燃上一支蠟燭，她還爲我帶了一束野薔薇，她對我說，好好修養着，你會好起來的。」

朋友的喜悅也傳染給我，從你生病起，我還沒看到你曾這麼高興過。

「她現在還來這裏！」

「不，我不叫她來，」你的臉上突地抹上一層灰黯。

「爲什麼，」我很難了解你要着一件什麼把戲。

「我是個廢物，我不願意叫愛着我的人受到心靈的痛苦，」你說這話時雖然竭力裝做漠然的樣子，但你的憂鬱却是無從掩抑的。

你沉默，我也沉默，我們之間的談話終止了。

最末一次，那是幾月前，我又去看你一次。

你的身體似乎並沒甚進步，

所不同的，你變得緘默得多。這是暮春的節氣，你還披着件厚厚的羊毛衫，我向你提起一些關於夜鶯姑娘以及旅途見聞的話你祇是靜靜地聽着，間或輕聲咳嗽了一下，你像毫不感着興趣。

我留神看你床頭堆着的書，儘是些什麼教義問答耶穌受難之類關於宗教方面的，你也有點覺察出了，你指着床對面懸着的那潔白的聖母雕像說：

「聖母的溫柔叫我獲得心靈的慰安，這些天，我時常在她面前下跪呢。」

你又說那個隔壁患着腳氣病的神父真是個好心的人，他爲你解答好些人生繁難的問題，他像一個父輩般的慈祥看待你，你還說你不久將要受洗禮，說不定你也許要做一個永遠的修道士呢。

「多多爲我祈禱吧！這對我的病會有增益的。」這你最後，這般說着，那以前說濫的話你卻不會向我重覆。

我要走了，你並沒有挽留的意思，你祇是微微擺了下手，你或者就不希望我再去看你，我默默地踱出了醫院，我的心在往下沉，又像少了點什麼。

從那以後我就沒有再去過你躺着的病院，而且連那一帶我也少去散步去了，或者我根本就沒那樣的意念。今晚我從舊書堆中翻出一張去年夏間你第一次寄給我的短箋，墨水字跡已經慢慢淡下去，你的影子從我腦際又輕微跳動了一下，你現在或者真的已經守住你的諾言。果真那樣，這倒是可慶賀的事。幾時我再爲你的健康祝福，我們不能學着年青時那般熱忱地去酒館乾一杯？

白藍之戀

李 展

白的雲，

藍的天，

夢一般綺麗，

但我想念中的你却不在我身邊！

去年的事，
那影踪，
幕幕在眼前：

小橋畔，

凝視在小河中遊戲的魚，

你緊倚在我胸前，

我浸沉在無語的沉默裏。

隨風在飄在笑。
我說：她們比不上你年青和美麗！

夕陽時，

霞光嬌豔的散照，

把大地渲染錦繡一片，

才攙了你的慢慢歸去。

似小曲一支，
我知道你怎能眠得熟呢！

日子快，

我們彼此都低着頭在沈思，

三個月相依，

好短促的時期！

「別爲了我再深深繫戀！」
如今啊，
孤獨和岑寂，
懷念的幽思，
我又想起了你！

白的雲，

藍的天，

夢一般綺麗，

但我想念中的你却不在我身邊！

桃花紅，
楊柳青，
記得否？

國劇人才的教育

蘇 人

俗界的教育問題，是相當重要而值得加以一討論的，因為這可以說是社會教育的實施問題，自有劇史以來，始終在畸形發展下錯謬着牠，不僅對於文化前途的光大與黑暗，有極大的關係，同時對未來民族國家的復興與衰亡，更有着顯著的影響。

俗界誰都知道，牠是實施社會教育的一種集體，行使這職責者的演員，他們在紅氈上，向着整個社會，運用他唯一極簡單的工具——戲劇——指示出黑的地獄與亮的天堂，更指示出人生的真諦與國家興亡，牠的普遍性的廣闊和感化性的強大，可以說較任何教育的力量為有效的。但是回首一看俗界的教育是怎樣的一個現狀呢？說來愴痛，他們大都是具着腐舊的思想，淺陋的學識及卑低的品格，他們不認識藝術文化的意義，與自身所負責任的重大，他們

認為演戲，是一種為生活的吃飯方式，祇知聽從師父與假父母的授示，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敷衍下去，女的方面，更較男伶為慘苦，她們一生所得的代價，就是富貴顯宦為姬妾，永遠是做着惡魔的俘虜。

如果這種現象因循下去，藝術文化將一日不能光揚永遠，優伶本身將一日不能得有高尚美滿的人生，蓋自身不良，怎可指領他人為良呢？所以吾今切盼社會人士應一致起來，多設俗界子弟學校，造成健全人才！

京 劇 速 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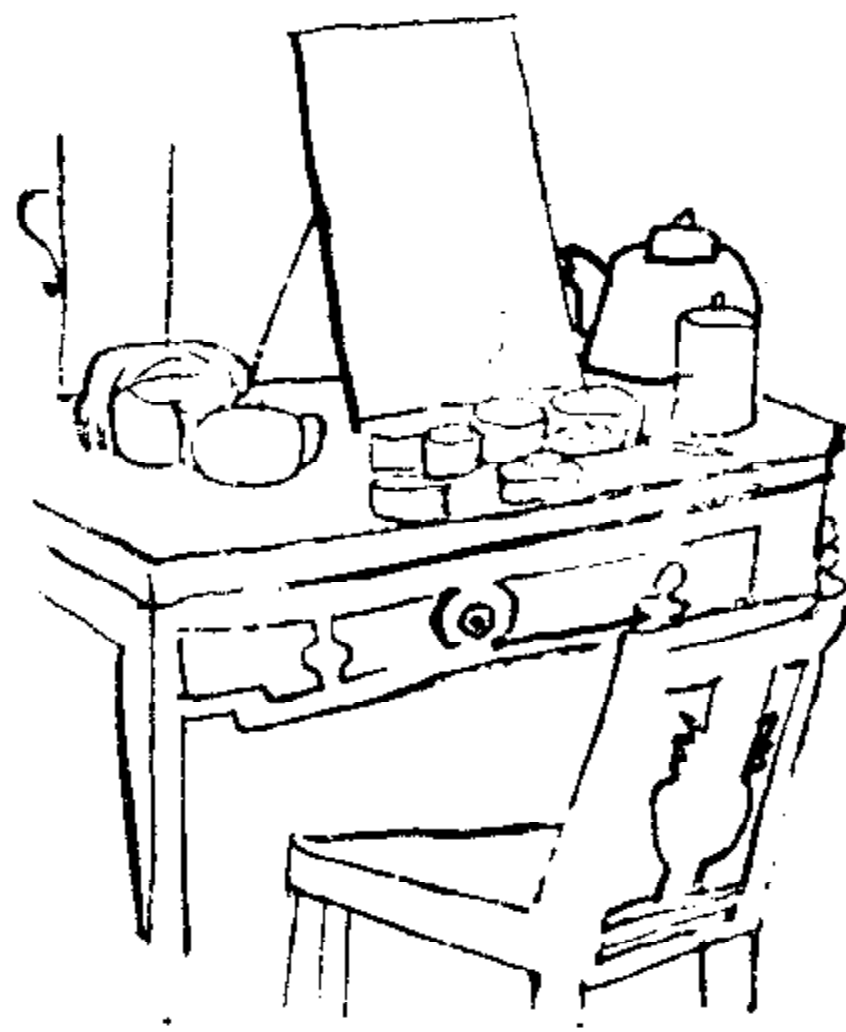
• 江 棟 良 作 •



扮 戲 前 的 奏



京 朝 派 角 少
李 春 名



簡 陋 的 化 裝 室



下 場 以 後



藝 員 們 的 靈 魂



賓 主 在 後 台 談 公 事



且 老



唱做俱全之花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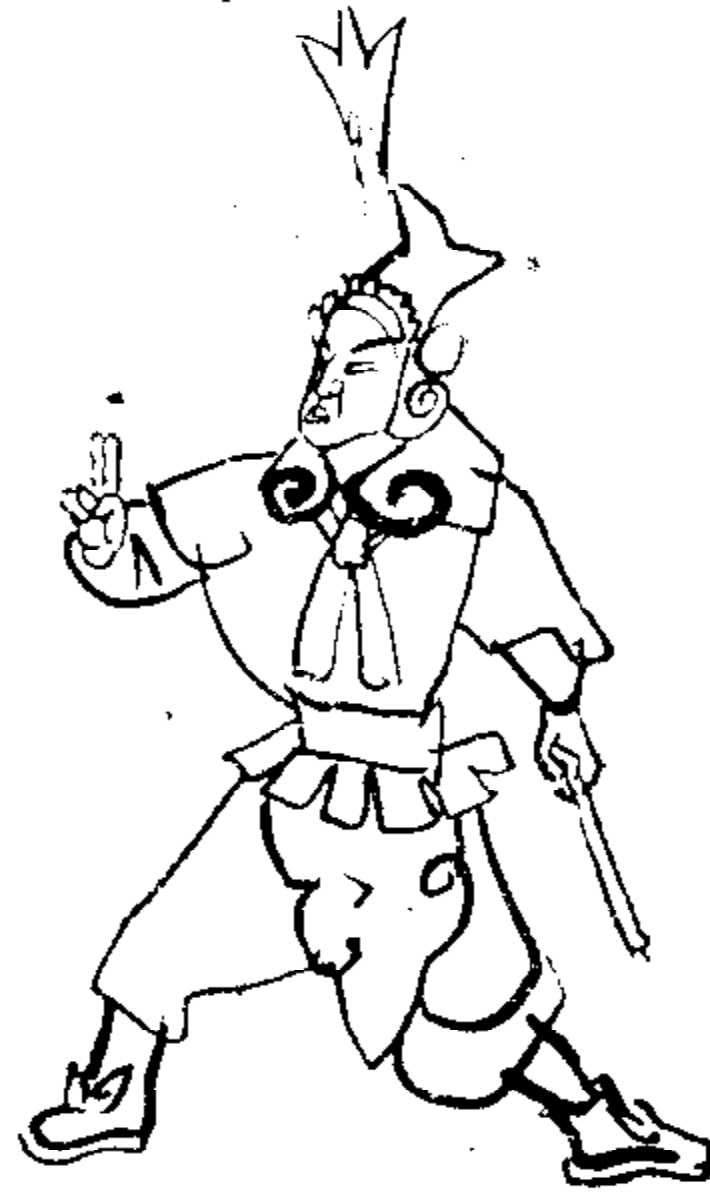


連叫莫角演天炎
天苦不色此氣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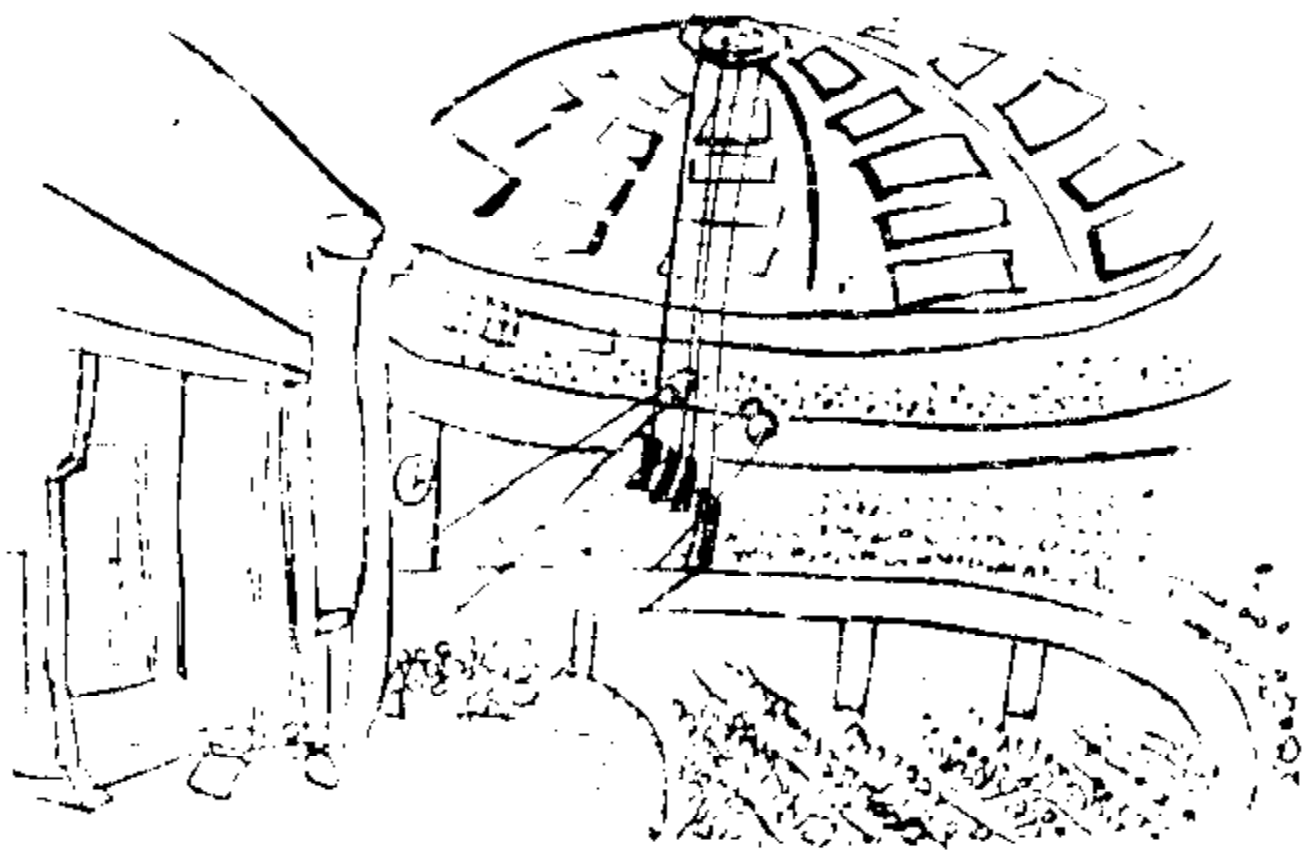


面 場 台 前

打
出
手



一 繁 之 重 最
戲 考 一 頭 吃



景 全 院 戲



文
武
老
生



生 武

看人石離



文

友

能榮在中學校畢業以後，就在陝西街余家巷張管卿老太爺府上擔任了家庭教師。那時他已有二十二歲了，本該升入大學的，爲了他反抗家庭，斷了經濟來源，就自食其力的自己過教師生活。所教的學生只有三名，每天不過四小時，但英文，國文，算術都有，所以就住在張府。有時候不上課，他便出街去找朋友談天，空閒時是難得在家中的。他找朋友的原因，另一個是想法繼續讀書，以求深造，可是他的朋友們，都是與他的環境不相上下，誰也沒有這樣的財力來幫助他。因此，他身雖然在張府教書，而心却在大學讀書。夜間的刻苦自修，很使張老太爺欽佩，且頗有成全他升學之意，

可是被那位張老太阻止了，終給能榮一個失望。有一天下午，功課完了，他在書房悶得心慌，便出門去沿着城牆的街道閑走，看看那長江的晚景和南岸山峯的暮色，藉以舒暢一下他胸中的積悶。信步到了東水門，這是重慶下等娼妓的賣淫處，她們也染着上海的野雞作風，黃昏時候，就在大街上「做生意」——拉客了。能榮本來正想一件足以有助於他下期升學的方法，就忘了己身在東水門外散步了。

最初只聽得「喂！到家中坐一會，打個茶圍來嗎？」的聲音，漸漸的却有女人動手拉他「好」的向後轉。當他正背轉了身子，却被人把他的左手的扯着。他想：「這些女人真是餓不擇食，看我穿得這樣襤褸，還不明白我身上沒有錢麼？」

然而却不是女人拉他的手，只聽一個青年男子笑道：「能榮兄！你也愛跑這些地方嗎！」他掉頭一看，原是在小學時代的同學萬朝，他即現出了窘態，訥訥的說：「我是散步，無心到此的，多時不見面了，萬兄，你怎麼會到重慶來？」

「三年了，聽朋友說你已在中學畢業，恭喜賀喜！」萬朝說着就與能榮並肩而行了。「不要談起中學畢業吧！我正爲了不得升入大學爲恨，還在設法升學呢！」

「能榮兄！我連進入中學的能力都沒有，自從父親去世，母親由家鄉領着我們弟兄姊妹到重慶來，依靠外婆過生活，我已做了三年秤舖的學徒。」

「這社會的青年，沒有錢是不能受到教育的，難道中國永遠是這種教育制度麼？」

「少讀書也好，免却若干煩惱，像我兄弟現在只知道做秤，倒也混得開心。」

「萬兄！我是不適於學工的，所以還想繼續讀書。」

「讀書問題不再談它！老兄有了幾個孩子？」

「提起孩子！這也是我的一件大恨事，你知道，在十八歲的時候母親逼着我來結婚，我當然反對早婚，但是拗不過他們就結婚了，那知不上半年，妻就害了暴病而死！怎麼說得上孩子呢！」

「那末！我做媒人介紹一個嫂嫂。」

「現在我還養不活老婆，所以不想談什麼婚姻問題。」

「死了的嫂嫂，她生時是誰人養呢？」

「她是我的父母養呀！」

「現在繼續，還不是可以由伯父母養嗎？」

「不！我現在決定自立，不願家庭供給我的生活。」

「自立也要成家的，成家難道不要老婆嗎？」

「你真要介紹女人的話，我有兩個條件，第一要是貧家小戶的姑娘；第二要是略識之無的姑娘。」

「這兩個條件嗎？我一定爲老同學辦到。」

他們說到這兒，不知不覺已走回余家巷張府的大門，能榮就要萬朝進去坐坐喝茶再談，萬朝因爲有事要趕回店中，就告辭去了。

這一段散步時與萬朝的閒話，正是隨便談談，能榮全不記在心上的，殊不知過了一個星期萬朝趁空的跑到能榮的住處拜會他，約他到家中吃飯，由萬朝的母親正式提起做媒事。

能榮才想起在街上的閑話成了真言，只聽萬母向能榮誠懇的說道：「世兄！你是有前途的青年，我很歡喜你，希望你將來發達了，提攜萬朝。講起這姓彭的女家，原也是一個好過活的用盡，漸漸的生活困難，雖有一個哥哥，可是遊手好閑，不會生產的事，三個姐姐都出嫁了，她第四，名叫靜美，讀過五年書，性情很溫和，又肯吃苦，像貌倒是中等，做你的娘子，我看恰配，苟是你有意思，就先約一個日子「看人」，彼此有點認識之後再說。」

「難道我們不可以介紹作朋友麼？」能榮插口的笑道。

「好世兄！重慶城雖然是開通了，講文明，可是這小家人戶是舊腦經，做朋友！那還成話嗎？不行不行！不過，只要你們有姻緣，訂婚之後，是可以自由往來了。萬母帶笑的糾正能榮的幻想。

「伯母！姪兒有一點要聲明，我雖然有家，等於無家，現在我雖自謀生活，只要對方明白我的環境與志氣而怕跟着窮困的丈夫奮鬥，那末，無妨的露出了真的心意。」

萬母接着有些感慨的說：「

男兒不怕窮，只怕沒志氣，像你這樣的志氣，讀書成名，那是容易得很。在家鄉時我就喜欢你，可惜那時你結了婚，不然我情願把我的三小姐許配你。現在你的妻子死了，她卻嫁了丈夫。好！這是前生注定的，勉強不來的。現在我做媒人的機會決不錯過，我一定要喝你的喜酒，就這樣決定吧！我明天到彭家去一趟，講妥當了就定「看人」的日期。」

能榮答應了「看人」之後，便回張府，對於升學煩惱之外，更加上了結婚的煩惱，因為升學是朝夕思念的事，然而毫無辦法。結婚是現時不必需要的事，然而偏有媒人。他想：「世上的事，真是想得的得不到，不想得的倒有機會可得，但是婚姻似乎比升學還重要，這樣用「看人」的方式，恐怕未必是我理想的婚姻，過去的父母之命，我已受了委曲，幸而妻子早死，總算是天還給我的自由，現在仍是媒妁之言。唉！……」

他想到這兒，決心悔了他對萬母的諾言。在第二天就寫一封書信去阻止萬母約期看人。他的信方寫好了，還未交郵，萬朝又跑到他的住處來向他說：

「家母已與彭家講定了，看

人的日期，訂在這個禮拜三上午十時。」

能榮聽了萬朝的話，不禁大為納悶，便把他已寫好的信給萬朝看，意思要得他的同情。萬朝看完了信，很不滿意的說：「家母並不是希望什麼謝禮的禮物，乃是歡喜老兄的人品學問，就是兄弟，也不過想到老兄的事業上，應該成家而已。如何已經答應了家母，又翻悔呢！不行不行！我不帶信，請你直接到舍間去告訴家母吧！」

能榮在萬朝的話中，聽出一點似乎這門姻親已經決定的意味，也就生了反感的說：「萬朝兄！你也是讀過幾年書的人，「看人」還沒有看，就算決定了婚姻麼？假使看人以後，不怕我不中她，也怕她看我不中我，必須雙方都看中了才有訂婚的希望。訂婚以後，更要雙方考察，不怕我察出她不配做我的妻子，也怕她察出我不配做她的丈夫，必須雙方都了解而無悔時才有結婚的希望。結婚以後，也有「我倆意見不合，勢難偕老」的離婚事件，怎麼在初步又初步的口頭閒話，就是「打了豆腐潑了酒」作準麼？」

「哎呀呀！老兄！我才說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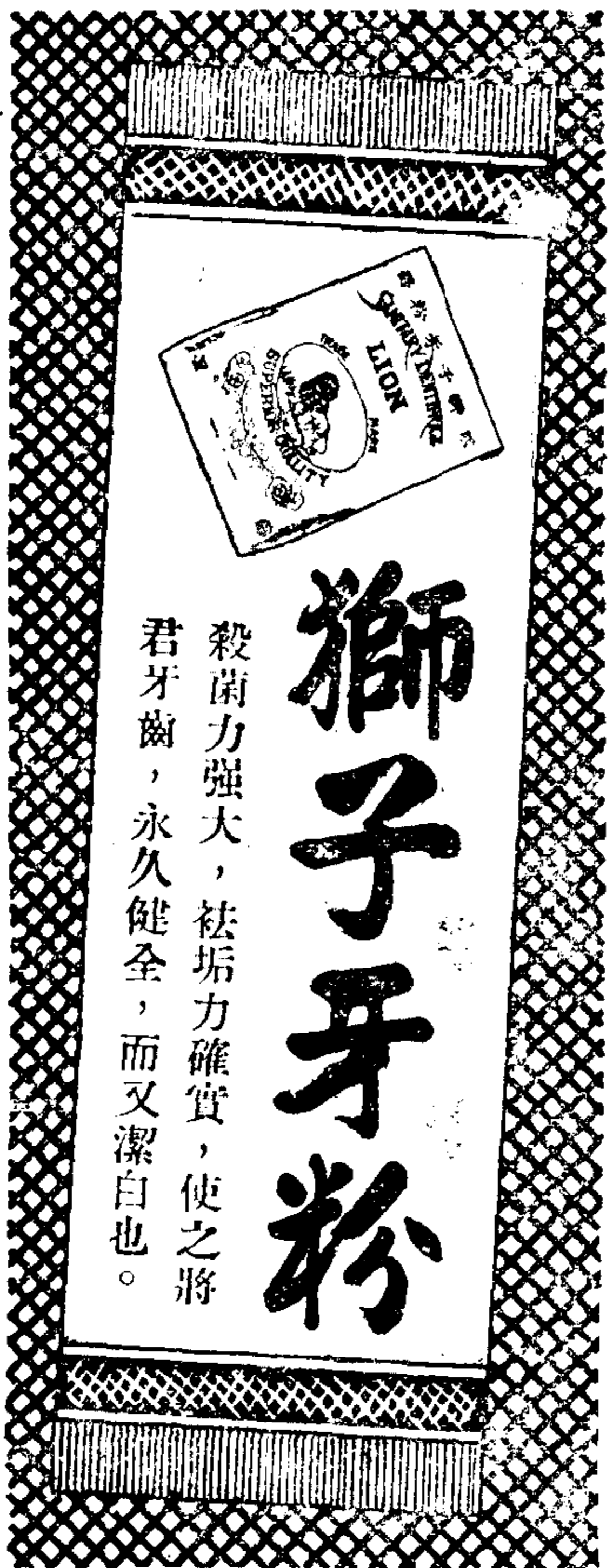
句，你就說了幾十句，我說一層道理，你就說了幾層道理。好吧！我也不再說了，悔也由你，不悔也由你，總之你我同學的關係，以家母對你的情感，你到了約期，光降舍間來談談，家母也就甘心了。」萬朝甘拜下風的說，不一會就告辭出去了。

能榮在萬朝氣沖沖的走了之後，他才想到這一件對不起萬母的事，別人一番好心腸，反而給別人撲一鼻子灰，這未免在人情上說不過去。於是他的信也不交郵了，並且決心到明去看一看，只要把萬母的面子敷衍一下，借故不答應就得了，難道彭家姑娘真嫁不出去，非送嫁我不可麼？在這樣決定之後，倒也心中坦然了。

可是他讀書時代的女朋友有兩個使他忘不了又在記憶中出現了，一個是有錢的錦梅，一個是同姓的素英，他兩個都非常的可愛，然而要得着錦梅，因為貧富上的不可能；要得着素英，又因為姓氏上不可能。使他不忘的是錦梅愛他，素英更愛他，在他死了妻子之後，照理應於錦梅與素英之間，選擇一個，這兩個都未曾得之前，偏又有萬母做媒。他把錦梅與素英的事湊雜在「看人」裏面，更現出了心事重重，連教書也沒多興趣了。

張老太爺是深於世故的，看見能榮上課的時候，精神不貫注，言語多支離，已明白他有什么心事，然而猜測的却是能榮着急下期升大學，所以在吃晚飯的時候，又向能榮安慰道：「老師！你的志向，我是欽佩之至，我的老太太阻止我幫助你，是一時的不明白大義。」

那夜更使能榮不安心了，他縈繞在腦經中的是升學，是女友，又是「看人」。更是莫知所措了。其實他那時每月的薪水，只有十二元，好在吃飯是



獅子牙粉

殺菌力強大，祛垢力確實，使之將君牙齒，永久健全，而又潔白也。

東家供給，住宿也是東家供給。但這點薪水怎麼養家呢！他想到這兒，「看人」的心，也就冷了，還是燃起了繼續追求有錢的錦梅，同姓的素英，比較有趣而自由，根本不談婚姻，大家精神上也有了安慰。沒錢的人對於女人，只有這樣作是妥當的。他這麼一想倒也心靜的呼呼睡熟了。

天明以後，能榮起身來，準備給學生們上課，殊不知張老太爺爲了體念他，就阻止學生到書房來，讓他休息靜養，他一看日曆，正是「看人」之期，萬朝臨時的話，又泛上心頭，他想橫順今天是休息，爲了不願使萬母過分的發生反感，就去談談吧！把自己的苦衷，坦白的說出來，也定會獲得她的深解，因此志在回絕，也不特別打扮，其實他本來不愛打扮，便仍如往常一樣的裝束，經過乘轎與坐船（萬家在南岸）的就延，走到萬家去。時間已是十點二十分了。

萬朝早在門前恭候，便搶着迎上來攜着能榮的手，歡喜的說道：「老兄！真有信人也。」

「那兒的話！已過了二十分鐘！」能榮抱歉似的說。
「二十分鐘，算什麼稀奇，普通的請客訂了十時，十二時

到還算先到呢！」

「那是中國人一般的習慣，今天不同，我是來赴「看人」的約，所以不能讓對方久候的。」

「你來「看人」？這就奇麼怪了，前天你不是當面回絕我，而且又給我看了你給家母的信麼？關於看人的事，已經違命取消，今天我恭候台駕，是知道你要來舍間與家母談個明白而已！殊不知當我回家把你的意思告訴家母以後，她也不能勉強，故作罷論。」

這是能榮想不到的勢態，倒也正中其懷，便高興道：「這是再好沒有的了，那末，伯母面前請兄代爲致意，我就告辭了。」

萬朝却拉着他向門口走進去，撲嘴的笑道：「既來之，則安之。坐轎乘船，也太累了！一杯水酒，咱們老同學，也得共喝喝，我今天特別請了半日假回家來候你呢！」

能榮當然也不拒絕的同萬朝走進去，在經過廂房的當兒，看見那當天井的窗口，現出三個姑娘的上半身，左高右低中間的一個在高低之間，她的面貌似乎給能榮一種猛烈的刺激，使他竟停步不前，注意的看了。還是萬朝拉着他，低聲叫道：「看清楚了麼？走！」

這樣他才跟着萬朝走進萬家的內室，然而他還回頭望了兩次，那個不高不低的姑娘呢，也露出了在注意能榮的上下全身的姿態，終於微笑了，可惜她的笑靨，只給能榮看見了最後的一痕。



他想：「萬母是個守舊的老太太，怎麼今天說出時髦話來，難道還有別的開通的女學生在這兒麼，若有，我希望就是在窗口品肩的那一位。」便高興的答道：

「伯母愛說的笑話，這兒有什麼女朋友？」

「你是洋學堂畢業的學生，喜歡的是女朋友，所以我介紹給你。關於彭家看人的事，大概朝兒告訴了吧，不談不提了。」萬母仍是和顏的掉頭向內屋中說：「榮師母！請出來吧！朝兒的能榮哥來了！」

應聲而出的榮師母，却是半時髦的婦人，穿得非常清潔，臉兒也還不大錯，她向能榮點點頭，但末說話，倒是門外廂房中的姑娘們狂笑聲音衝進屋來了。

能榮也只好向榮師母點點頭，正想問萬母爲什麼介紹這樣一個女朋友呢？然而萬母笑道：

「世兄！你歡喜這個女朋友麼！她能夠爲你介紹你已看中的女朋友。」

榮師母便取了一隻香煙吸着，向能榮客氣的說道：「我是不會說話的，這杯喜酒，還是這老太太帶掣我喝的，只要你

先生看中了，就有辦法。」說完了還打一個小哈哈！這却使能榮莫明其妙了。不知那位榮師母說的什麼話，也無從回答。端着茶杯喝茶，眼光仍在偷向外掃去。他的心，已被那個一半臉像錦梅，一半臉像素英的姑娘佔據了。對於萬母，榮師母所講的話，均不大理會。

萬朝用手拍了能榮的左肩一下，低聲的笑道：「你看中了麼，中間的那個姑娘？」

「那個中間的姑娘？」能榮故意的發問。

「我們進門之時，在廂房窗口的三個姑娘的中間那一個啊！」萬朝答道。

「中是前看中了！可惜沒有紅娘，月老！」

「榮師母就是紅娘，家母就是月老！」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你今天不是來看人麼？」

「難道她就是姓彭的姑娘麼？」

「是呀！你看中了意不中意？」

「我已告訴過你了。」能榮說時臉紅了。

「我們的喜酒喝得成了！」萬母與榮師母同聲笑道。

能榮非常滿意向她們又點點頭，表示謝意。門外由廂房傳來姑娘們的笑聲更大了，這笑聲使能榮原有的悔意變成了祈心！



莫月危

鬥法記

束嘻嘻哈哈地談笑的人物。

雖然是敘敘，却決不會沒有目的的，目的是什麼？據馬科長說是聯絡感情，其實這也不過是一句門面話罷了，被請的賓客們大家肚裏有數，心照不宣，他們知道馬科長正在暗中進行活動，想取他的頂上頭上司孫局長的地位而代之，爲了達成他的目的，不得不竭力拉攏幫手，所以有這番請客的舉動，否則大家的感情本來已經不錯，在這物資艱難況兼提倡節約的時期，又何必巴巴的花幾千元錢一席酒來「聯絡」？

上弦月帶些淒涼意味的斜掛在馬公館的屋頂上，可是屋子裏却熱鬧得很，電燈輝煌，不時有賓客的笑語聲合着廚房裏烹調的香味傳送到外面來，原來今晚馬公館的主人馬行遠科長正在請客。

說是請客，擺下的也確實是一桌上等的酒席，可是馬科長却不承認他是請客，他很客氣的說不過是大家敘敘而已。被請的人物如梁科長，吳主任，陳秘書等，都是和馬科長同在一個局內辦公的同事，地位有的比馬科長高，有的比馬科長低，有的和馬科長無分軒輊，但總之都是可以在一起無拘無

馬科長的司馬昭之心，雖早爲賓客們所盡知，但他在這次請客中，仍舊不能不請孫局長也光降，因爲孫局長畢竟還是他的頂頭上司，請了同事而不請上司，這成什麼話？不要說孫局長知道了心上要不快活，而且事未成而形跡先露，還當了得！所以他心裏雖然十分不願意，形式上却不能不去邀請一下。他這邀原是虛邀，料不到孫局長居然竟像要滅他的威

風似的，大模大樣的光臨了。席上坐了個上司，大家就不敢過放肆，而且不得不把注意力都集中到孫局長身上去，儘管各人心裏都覺得不便過分冷落了主人，想敷衍馬科長幾句，但到一張開口來，却不約而同的都變成了對孫局長的拍馬和趨奉。

這光景，落在馬科長眼裏，分外覺得刺心，他暗暗咬牙切齒，覺得孫局長真是他的對頭冤家，這一來，不但使他請客的意義全失，甚至還收到一種相反的效果，真是他始料所不及的。而且還有一件爲難的事，那就是他心裏儘管和孫局長勢不兩立，表面上却仍舊不能不陪着笑臉，和賓客們同樣說着拍馬和趨奉的話，以免被孫局長看破他的私心，更加憤事。單是這一點，就使他感覺非常尷尬，大有哭笑不得之苦。

「局長，乾！」

孫局長倒也爽快，居然一仰頸子，把一大杯酒都喝了下去。他的興致似乎很好，打了個哈哈，把空杯望桌上一擱，揸拳掙袖的說：

「馬科長，你要和我賭酒嗎？好得很！別的我不敢誇口，只有酒量，我自信不比誰低。來！來！來！馬科長，我來同你豁三拳！」

馬科長心裏暗暗冷笑：「豁拳就豁拳，誰怕你！」他執着酒壺，把三隻空杯注滿了，開始磨拳擦掌，準備和孫局長比武。他是很相信兆頭的，現在就想借着豁拳來預規他前途命運的成敗，倘若直落三打敗了孫局長，那他準可取孫局長的地位而代之，要是二對一，則他和孫局長之間還要鬥一下子，如若三拳全輸，那就完了，不要說局長夢做不成，恐怕就是這科長的位置也有些保不牢。

一陣五魁八馬四喜三元，勝負的形勢終於判然了，馬科長豁拳時雖然很謹慎，滿心想蹈瑕抵隙，捉住孫局長的漏洞，從而擊敗他，無如孫局長的拳風很銳，而且變化多端，不可捉摸，結果直落三被擊敗的竟是他自己。在賓客們一片頌揚孫局長拳技高明聲中，三杯罰

酒開始被端到馬科長前面來，馬科長氣得心肺都幾乎炸裂了，他只好強笑着向孫局長拱了拱手，接連說了兩聲「佩服！佩服！」一面皺着眉頭，很勉強的把那三杯酒喝下肚去。這三杯酒真是苦酒，馬科長一想到兆頭不吉，他的局長夢將無法完成時，真恨不得把這三杯酒都潑到孫局長的面門上去。

孫局長贏了拳，更加興高采烈，談鋒也更健了，他不知是有意或無意，忽然談到了聰明和愚拙上去，發表着他獨到的見解說：

「根據我十多年來的經驗，覺得聰明的人實在遠不如愚笨的人來得有福，大抵一個人愈是聰明伶俐，心思活絡，在他上面的人愈覺難以駕馭，和他往來的人也帶幾分防他心思，阻礙他的念頭，所以他的取巧只能一時，不能永久，反不如愚笨的人沒有什麼機心，別人都用不着防他，難爲他，倒可以捧牢一隻飯碗過一輩子。」

馬科長心一跳，他覺得孫局長的話一定意有所指，所謂聰明人一定指的是他，而且玩味孫局長的語氣，大有覺得他難以駕馭，而想擠他下台的心思，這倒不能不先下手爲強了。他把心一橫，暗暗冷笑：「好！我倒要和你鬥鬥看，且看誰

勝過誰，誰跌翻在誰手裏。」

席散了，客廳裏的圓桌面改成了方桌面，一副麻雀牌嘩嘩唧唧的倒在桌子上，馬科長以為係局長這時總該走了，誰知係局長真不知趣，也不知道他是毫無機心，仍舊把馬科長當做親密的僚屬看待，或者已經明瞭了馬科長的計謀，有心要跟

他抬槓，居然首先佔據了座位，開始抹起牌來。
局長要打牌，誰敢不奉陪，尤其是居主人地位的馬科長，更是非陪不可。馬科長心裏暗暗叫苦，眼見得今夜這一場請客完全成了白費，八圈牌打下來，賓客們至少走散一半，要想商量商量，拉攏拉攏，是再也不可能了。請客的本意原是想推翻係局長，結果却反而成了巴結係局長，馬科長心裏怎麼不氣？他懊悔不該去請了係局長來，反正大家已經勢不兩立了，就是讓他知道自己不請他，又待怎樣？

們讓了一讓，便很快的佔據了係局長上家的位置坐了下來。

馬科長所以要係局長的上家，是含有深意的，爲的是做了上家便於扣牌，只要扣住係局長的張子，就不怕係局長不輸。他這打算原是不錯的，無如他卻沒有想到，他要和係局長作對，另外的兩個搭子，梁科長和吳主任，却滿心要巴結係局長，他扣牌扣得緊，那兩位却也發牌發得兇，雙拳難敵四手，結果畢竟還是讓係局長佔了上風。

這在馬科長，當然不會看不出的，他這氣可就大了，真是豈有此理，吃喝了人家的，不幫人家的忙，反而去討好局長！他幹麼要請這次客，花這些冤錢，還不如去請豬狗，倒比較有義氣一些。他越想越恨，感情裏像埋着顆炸彈，可是爆發不開來，他知道他是主人，主人是不應得罪賓客的。他只有加緊扣係局長的牌。
係局長的牌張却很順，他雖然吃不到上家的張子，但在對門和下家的手裏，却常常有得碰，接連和了幾副，他的手氣更好了，正當馬科長滿心是氣的時候，他却又抓到了一副好牌，一起手就是發財暗尅，中風白板各一對，么二三筒各一張，另外還有兩張花，這兩

張花到槓上去一摸，又摸進一張四筒，一張七萬，幾個回合之後，梁科長打出一張紅中，係局長喊了一聲「碰」，隨手把那張無用的七萬發了出去，於是便聽張了，專等白板和四筒來和。

這副牌正是馬科長做莊，他手裏正有一張白板，看看形勢不對，立刻特別戒嚴，扣住了那張白板不打出去，一面緊緊釘着係局長的牌發，甚至拆去了自己的搭子也在所不惜。他已經拿定了主意，寧可這副牌自己不和，不能讓係局長和。

可是他要戒嚴，別人却偏要放銃，不多一會，吳主任又發出了一張發財，係局長喊了一聲「槓」，一面伸手到槓上去摸牌，一面口裏喃喃禱祝着說：

「槓上開花！槓上開花！」
槓上是一張無用的南風，並沒有開花，係局長很失意的拍的一聲把牌打了出去。

馬科長瞪了吳主任一眼，低聲警告着說：

「當心！當心！局長面前已經有四台牌了。」

無如這兩位一心想巴結局長，討局長的歡喜，那裏把馬科長的警告放在心上，不過爲了敷衍馬科長的情面，發牌時不得不略緊一緊，但到一看見係

局長因聽張了多時還和不着開始顯出焦躁不寧的樣子來時，梁科長終於把那張被馬科長吊住了多時的白板發出來了。

「勒子！勒子！」係局長一把抓住那張白板，哈哈大笑的把牌攤了下來，得意之極，差點兒沒有手舞足蹈。

馬科長氣得雙眼發白，他恨恨的把手裏那張白板在桌上一拍，對梁科長說：

「你……你……你怎麼到現在還發白板？你看我一直都帶着沒發出呢！」

梁科長默不作聲，還是在一旁看牌的陳祕書調解似的說：

「算了，大家逢場作戲，何必認真！」

係局長却不住的打着哈哈，一面笑，一面用手拍着坐在他下家的梁科長的肩膀，像是獎勵又像是表示倚畀。

這八圈牌打下來，係局長一人獨贏，梁科長和吳主任輸得不多，只有馬科長一人遭了慘敗，輸了差不多近兩底籌碼。

在係局長滿載而歸得意揚揚的辭別登車的時候，馬科長勉強送到門外，氣得幾乎要吐血。

屋裏還留着三數個賓客沒有散，梁科長看見馬科長進來，便迎着馬科長說：

「遠翁，今晚這一局可輸得不小！」

馬科長白了他一眼，不作聲。梁科長知道他還記着那一張白板之仇，忍不住陪笑在他肩

上接連拍了兩下說：

「遠翁，你也是聰明人，怎麼不懂得將欲取之必姑與之的道理？」

馬科長心一跳，暗想，不錯，自己確實還缺少涵養，不應把氣憤一齊擺在面孔上，梁科長在這一點上要比較世故得多。不過，一想到梁科長方纔巴結係局長的情形，他又止不住氣往上衝，暗暗在心裏罵：「哼！好傢伙！你倒會做兩面人，打量我看不出你那一套。現在我也不來同你多說，等我幾時做了局長第一個先把你來開刀！」

三

馬科長的局長夢雖已做了多時，但因爲時機還未成熟，終於不容易實現，他心裏急得狠，他知道係局長的消息素來很靈通，何況同事們又都要討好上司，拍上司的馬屁，決不會沒有人去報告，不要弄得弄巧成拙，畫虎不成反類犬，自己的局長沒有實現，反而連現成的科長都丟掉。

「一定要趕快進行，免得被他先下手爲強。」馬科長自己鞭策着自己，他知道局裏的同

事們多半不可靠，他們要巴結審可巴結局長，誰肯來巴結還沒有實授局長的他？更有誰肯爲了他而得罪局長？求人不如求己，還是自己來下手，不必去和旁人商量。

可是要攆掉一個局長也並非易事，必須在部長面前通好關節，而部長又不常到局裏來，馬科長雖然有路線，可以直接單獨的謁請部長，但若巴巴的在部長面前說局長的壞話，則部長一定不會相信，反而要以爲他是挾嫌告發，有先撤他職的可能，這豈不成了害人反害己嗎？

因此，馬科長的心頭充滿了說不出的苦悶。

在這苦悶之中，更有一件火上添油的事，那就是孫局長不知是無意還是有心，竟派了一個姓楊的一等科員，到馬科長所轄的第二科來供職。

馬科長一見那楊科員就有氣，他雖不明瞭楊科員和孫局長的關係，但他斷定孫局長決不會無緣無故的派人來，一定是已經得到了風聲，所以纔派人來以供職爲名，實際上監視他。是而可忍，孰不可忍？

然而孫局長畢竟還是他的頂頭上司，既然派了人來，決無拒絕之理，縱使滿心是氣，也不得不勉強給楊科員安插一個

位置。他暗暗拿定主意，現在雖然無法奈何孫局長，但不妨把他派來的人，當做報復出氣的對象，把許多繁重的事務一齊堆在這楊科員頭上，使他手忙脚亂，應付不來，不得不知難而退。要是他還不知趣想戀棧下去的話，那自己就可以辦事不力爲名，把他撤職，借此坍塌孫局長的台。

誰知出於馬科長意外的，這楊科員竟是非常幹練，公文擬得明白曉暢，事務處理得有條不紊，而且刻苦耐勞，不論怎樣多的事務，他都從容處理，毫無畏難之色。

馬科長不禁大吃一驚，他覺得孫局長派這個人來非同小可，無異於向他示威，教他明白就是這一等科員也儘有做科員的本事，萬一他不識進退，胆敢有什麼犯上舉動的話，那麼代替他這科長的人物，也早已預備好了。

這使馬科長開始懷起了戒心，不敢再大意了，他本想捉住楊科員辦事方面的漏洞，好撤他的職，這時反而兢兢業業，惟恐被楊科員捉了漏洞去，同時更要顯出他這位上司的幹練實在可以蓋過下屬，而開始把過去那種疏懶散漫的習慣一掃而空，因此這第二科的辦事精神和效率，自從楊科員進來

之後，倒無形的顯得增加了不少。

也許是馬科長的官運亨通，他原是為了要勝過楊科員，纔故意提高辦事效率，不料這一來，反而使他得了桑榆之收。幾乎完全出於他意外的，部長竟就在這當兒降臨到局裏來了，更巧的是部長來時，孫局長

意推說不知道，並且惡意地說局長近來酬酢很忙，恐怕又是到外面應酬去了。這輕描淡寫的兩句話顯然具有很大的力量，部長本來就覺得馬科長所轄的那一科辦事精神不錯，再把孫局長和梁科長廢弛職務的情形兩相對照之下，不由得器重馬科長了。



(馬科長向部長報告工作情形。)

和梁科長都因公外出，局裏就只有馬科長和陳祕書兩位較高級的公務員接待部長，這就更給了馬科長一個進言的機會。部長到局裏來本是爲的考勤，看見孫局長和梁科長都不在局裏，先就有了三分怒意，問馬科長他們到那裏去了，馬科長雖明知他們的行蹤，但却故

等到

孫局長和梁科長得悉了，趕回局裏來時，部長已經走了，只有馬科長向他

們揶揄地微笑，兩人，心裏不

由得都暗暗懷着個鬼胎，但還以爲自己確是公出，部長不會不原諒的。

一星期後，命令下來了，孫局長和梁科長都以辦事不力撤職，馬科長陞任了局長，兩個科長的遺缺，由部裏另外委人前來接替。

馬科長期望了許久的事情終

於實現了，他心裏的愉快是可想而知的，但因爲命令上直接陞任他做局長，而不是由代理逐漸改爲實授，未免落了痕跡，難免要引起孫局長的不快，所以他不得不到孫局長面前去解釋解釋：

「這真是想不到的，不知道部長怎麼忽然會垂青起兄弟來，其實以兄弟的才力，就是担任一科的事務也已覺得勉強，那裏夠得上總攬全局，所以兄弟已經呈請部長，要求收回成命。」

孫局長鐵青着面孔，冷笑了一聲說：

「何必客氣！老兄的手段超過兄弟百倍，兄弟是着實佩服之至的，兄弟很懊悔過去沒有多多向老兄請益，要不然也不致被部長見外。」

馬科長被孫局長這一番含義雙關的話語說得臉上紅一陣白一陣，他很不意思的辭別了出來，心裏暗暗發恨道：「我何必去見他，現在我已實授了局長，就讓他知道我這局長是用了手段從他手裏奪過來做的，他又能把我不怎樣？真不該去自討這場沒趣！唉！」

四

馬科長雖已陞任了局長，但因爲孫局長還沒有辦理交代，同時那兩個由部裏委派下來的

科長也還沒有到局，所以他不
能不繼續掌管第二科的事務，
耐心等候接替的日切。

係局長顯然在準備和馬科長
鬥法，他雖然已經明令撤職，
但却故意拖延着日切，不辦理
交代，每當馬科長問他什麼時
候辦理交代時，他總推說他向
部長請示，馬科長因為他過去
畢竟是自己的上司，未便怎樣
催促，一方面又恐他去請示部
長時暗中施展什麼手段，使自
己垂成之局敗於一旦，心裏實
在焦急極了。

在這靜候交代的日切裏，馬
科長自己也是夠忙碌的，自從
他陞任局長的消息傳了出去以
後，他的公館裏登時顯得非常
熱鬧起來，不斷有人進來。在
局裏辦事的人員固然都要來奉
承巴結這位新局長，希望能夠
繼續把飯碗保牢，便是平素沒
有多大瓜葛的同鄉和朋友，也
紛紛紛紛上門來送禮或者請宴，
目的都不過是希望他能在局裏
給他們安插一個位置。馬科長
每天忙於酬酢，耳目所接，無
一不是恭維和包圍，他心裏的
得意自不消說。

奉，就像沒有這會事似的。這
使馬科長很覺不懌。同時又想
到這楊科員原是係局長的私人
，要是繼續容留在手下作事，
難免「諸多窒礙」，還是早些
撤了職的好。

然而馬科長却又深愛楊科員
的才具，覺得以他的能力，做
一個科員實在未免委屈了他，
充其量不但科長可做，就是局
長也未嘗不可做，要是能把他
引為己用，倒是個得力的幫手
，至少在辦事方面可以使自己
省力得多。

馬科長是很有自知之明的，
他知道以他的能力和楊科員相
比，實在並沒有什麼勝過楊科
員的地方，所以他很想把楊科
員引為己用。可是轉念一想，
却又覺得不可，不要說這楊科
員原是係局長的私人，把他提
拔起來於自己不利，就是他和
係局長毫無瓜葛，以他的才具
而論，也不宜把他提拔起來。
眼前就擺着個現成榜樣，自己
既會活動取係局長的地位而代
之，焉知把楊科員提拔起來以
後，他就不能活動取自己的地
位而代之，越是有才具的人越
應該壓殺他，使他永不超升，
這是做官的唯一訣竅，馬科長
也沒有不明白的道理。他覺得
寧可還是自己吃力一些，却比
較沒有危險性，要是把楊科員

提拔起來，正等於引狼入室，
很不妥當。因此他決定等接事
以後，還是把楊科員撤職，永
不敘用，以免自己辛苦得來的
位置發生動搖。

可是接事的日子還是遙遙無
期，係局長已不再到局辦公，
據說是去謁謁部長請示去了，
一去就是好多天不回來，馬科
長要想接事，却找不到辦理移
交的對手，同時，部裏委派的
那兩位科長又遲遲其來，他因
為職責所在，又未便輕易離局
，這真使他為難極了。

馬科長也知道這樣呆等下去
不是事，但他實在想不出什麼
良好的應付辦法，在局長夢未
實現以前他只知道全神貫注的
逐鹿局長，却不防局長的位置
到手後還有這些意外的麻煩。
現在係局長顯然是在他門法
，延不交代便是法寶之一，說
不定他有什麼更厲害的詭計，
他最怕的是係局長拚着兩枚俱
傷，大家都不到手，倘若如此
，那他所受的打擊便非同小可
了。

讓馬科長一個人在局裏唱獨
腳戲。

馬科長急了，他決定也去謁
謁部長，一方面辨明是非，一
方面要求部長限定日切命令係
局長辦理移交，不過他又恐他
一離開局，局裏的事務會弄到
一團糟，因為他現在雖還沒有
正式上任，實際上大家都已把
他當做局長看待，尤其是在係
局長和梁科長離局以後，不論
大小事務差不多都要來請示於
他，取決於他，他一個人不營
成了全局的靈魂，假如他要離
局的話，那一切事務就非委託
一個人代拆代行不可，這個人
，有是有的，就是坐在他面前
的楊科員，可是他却又是係局
長的私人！

馬科長開始感到了沒有一個
心腹的悲哀。在萬不得已之中
，他仍舊只好去找楊科員。
「你和係局長的感情大概很
不錯罷？」馬科長和顏悅色地
問，他要試探一下能不能把楊
科員拉過來充自己的心腹。
這要是在平常人，看看係局
長已經失勢了，馬科長却正在
炙手可熱的時期，一定會否認
他和係局長有什麼密切的關係
，尤其是在馬科長的面前。可
是楊科員是個老實人，他不會
投機取巧，更不肯忘本，而且
自恃他的才力，不論到那裏都
不會沒有飯吃，不肯降下那種
高傲之氣，去阿諛趨奉人家，
所以他的老實實的回答道：
「是的，係局長知人善任，
而且很肯提拔人家，他這些優
點是不可抹煞的。」

馬科長不禁怫然變色，他歎
了一口氣，覺得他對楊科員的
希望完全落空了，但他也不便
就發作出來，他只改了一副嚴
肅的容色道：
「現在我有事要進京去一趟
，局裏的一切事務想都委託你
代理，我想你一定任勝愉快的

「是，我一定盡力，不負科
長的委託。」楊科員真不識相
，在大家都已改口稱馬科長為
馬科長的時候，他還是照常稱
馬科長為科長，這又增加了馬
科長心頭一重不快。
不過馬科長只要局裏的事務
付託有人，別的也就不暇多
計較，他知道楊科員雖是係局
長方面的人，但倒戈是決不會
做的，而且不怕他通消息給係
局長，因為自己當天就預備動
身，他就是去通知係局長也決
計來不及。

馬科長這一次出行的結果很
不錯，部長雖有幾分為係局長
的諛言所動，但因命令已經
發表，未便出爾反爾，所以仍
舊限係局長從速辦理交代，
並令兩位新科長即日前往接事
。一方面馬科長也和那兩位新
科長籠絡好了，要他們一同起
程赴局，那兩位新科長本來和
馬科長沒有什麼芥蒂，不過因
為聽信了係局長的離間，才故
意遲遲其行，現在部長既令他
們即日接事，馬科長又向他們
解釋清楚，他們也就不再和馬
科長為難了。
馬科長大獲全勝，心裏非常
愉快，他回到局裏後的第一件
要公，便是以辦事不力為名，
下令免楊科員的職。

文友
慶祝週年紀念

江蘇畜產興業株式會社

蘇州金門外留園馬路六三三號
電話 八三二五番

滿蒙毛織株式會社

上海事務所

上海江西路一七〇號二四〇
電話 一五五九四番

骨粉膠，極力丁，牛脂，肥皂，磷
酸鈣製造及販賣。農機具製造及販
賣。畜產品，土產品，其他一般交
易業汽車及部分品，販賣修理

武齊產業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上海南京路二〇號
新沙遜大廈一三三號
電話 一二三一三號
總行天津與亞第一區山口街三番地

洋品雜貨
文具玩具

本店長崎岡政百貨店

岡政

上海出張所

上海北四川路一〇七號
電話 (〇二) 六二二四六番
裝飾部室內裝飾一般
電話 (〇二) 六二四九六番

日本,滿洲國,中國

內田洋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西華德路四〇號

電話：四〇三〇〇號

測量器械

氣象器械

光學器械

度量衡器

理化器械

測定計器

製圖用品

事務用品

編輯室

△日軍此次在中國大陸的新作戰，並非以我國人民為敵，乃在擊滅英美之侵略制霸陰謀，以及甘作英美之走狗的渝政權。此事即看最近日軍最高司令官發出的「二個佈告」便可以瞭然。村上先生發出的「中國大陸新作戰的真義」一文，即根據上述二個佈告，而闡明日軍作戰的真意。

△國府近來的施政，一面在擴大行政機構，取行政「三級制」；一面在人事上厲行「簡素化」；主政者已費苦心，人民的瞻顧所在，却從而揭出了它的「未盡善處」。我們讀過了海鳴先生的「好人政治」中的幾點提議，就此而苛求政府向「堯舜」之治，或求合乎孟子的政治理論：「惟仁者宜在高位」，那真不是一件可以一蹴而就之事，在這個社會局面下。

△英美此次在北法展開侵歐作戰，其戰略究竟如何？有無別的意思？這些都是關心歐戰者所欲知道的。錢今葛先生的「侵歐作戰的戰略論點」一文，對於上述諸問題，都有詳盡的論述，是供讀者參考。

△英美三國現在雖站在一條戰線，共同對德國作戰，但隨着戰局的進展，他們的相剋日益顯明。若榮先生的「論英美蘇的相剋」一文，對於英美蘇的相剋，都有具體的闡述和分析。確可供關心時局的參考。

△危月燕先生好久不給本刊撰作了，茲蒙以短篇小說「門法記」見賜，非常欣幸。這是一篇暴露舊時政治舞台上的一片斷黑暗面，值得我們誦讀的。

△頃接譚筠先生來函：「拙作『魍魅』」

本為譴責教育界一般情形而寫，其主旨已見於篇首致詞，取材廣博，不專指某人某事。既非理想小說，其中自難免有一二與事實相像。不意因此引起若干讀者之誤會，發生種種無謂之流言。此事對於貴刊及本人兩蒙不利，考慮之下，決定停止續寫，免生枝節。『據此，『魍魅』續稿自本期起停刊，事非得已，務請讀者原諒！

欲登本刊廣告者請至
上海大名路二一九號
文友社廣告部 接洽
電話四四二二二號

文友半月刊 (本刊文字嚴禁轉載)
每月一日, 十五日出版
每册定價 十五元 郵費在內

宣傳部登記證滬誌字第一五五號

編輯及印刷發行人 **鄭吾山**

發行所 上海威海衛路三五號

發售所 每日新聞分館文友社

經售處 全國各地每日販賣店及各大書局

本刊價目 (郵費在內)

| | |
|-----------|-------|
| 每月 (二册) | 三十元 |
| 半年 (十二册) | 一百八十元 |
| 全年 (二十四册) | 三百六十元 |



售均房藥

痛脫 TONTAL

藥靈効特



痛頭 痛齒 痛肩 痛腰 痛風 傷風 行性 感昌 宿醉 閉節 炎流 行性 感昌 宿醉

路南河海上司公亞東理經總